

淵鑑類函

卷一百二十四之卷一百二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政術部三

辭官  
黜免

去官

離局  
有罪復用

辭官一

**增**史記曰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客有見髡於梁  
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以讓客  
客以謂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  
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  
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先生之  
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私心在彼有之後  
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

謝去

高士傳曰陳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仲子

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

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

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

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

出謝使者相與逃去 史記曰留侯素多病乃稱曰家

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

爲帝者師封萬戶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遊耳 晉書曰武帝詔以鄭袤爲司空袤謂坦曰魏以

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

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  
終於不就 北齊書曰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爲侍中  
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  
矣充絀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  
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  
之爛熟耳 問奇類林曰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  
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裝行妻驚曰產利空空  
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 冊府元龜曰李  
抱玉爲鳳翔節度使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  
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



抗疏懇讓司空帝嘉其謙讓許之 又曰李夷簡爲淮

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

凡四表乃許分司東都 經濟類編曰判戶部駙馬都

尉鄭顥營求作相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

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

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爲祕書監 冊府元龜曰馮

贇應順元年爲中書令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効

徒因際會遂竊寵靈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

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 經濟類編曰哲

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

易言彥博致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  
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  
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疏  
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  
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  
經濟類編曰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  
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 辭官二

**原上章**

投檄

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司徒印綬  
章二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使徵謨陳病

篤曰有公族穆子之疾寢伏待罪自旦及申公卿奏謨  
慢免為庶人 漢崔篆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

為步兵校尉策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避功臣  
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投檄而歸

辭郡吏 杜詩字公君為南陽欲降避功臣上疏曰宜虛  
數郡待振旅之臣臣非所宜願受小職 蕭望

之字長倩拜平原守上疏曰陛下 稱父命 視子疾  
諫官補郡吏所為憂末而忘本

晉卞壺字望之為尚書令時名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  
廷尉評二人告稱父命不就壺奏一切班下不得以私

讓為永制二子不得已就之 陸訥字祖言為吏  
部尚書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詔許之 辭

三公 泛五湖 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 范蠡辭  
官曰君行令臣行意乃扁舟泛五湖

罷就第 遂之楚 杜延年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周  
處字子隱除楚內史未行徵拜散

騎常侍虞云辭大 治廛辭卿 韋賢罷相 傳周適治  
不辭小遂之楚

衛侯以為卿周治既服將命周還先入及門遇疾而卒  
治廛辭卿注見適死故也 韋賢為丞相老病賜金百

斥罷加賜第一區  
丞相致仕自賢始  
佯狂以避  
失漉而止韋元成佯狂讓封以

避况後漢世祖疆起張湛為司  
徒湛至朝堂失漉因自謝病而止  
敢辱高位  
願督

小職齊使敬仲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戾敢辱高位  
以速官誘黃香為尚書令遷東郡守上疏曰典

郡才非所堪願留備冗員  
督責小職復為尚書令  
血氣未動  
醫藥勉就子遂

馮辭令尹重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曰瘠則甚  
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也乃免漢平當為丞相病篤

上書乞骸骨上使尚書杜延年賜安車  
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曰君其勉就醫藥  
官不屑就

辭合善為  
匪念恪居  
徒思智免  
奉身而退  
知

止不殆  
增目疾  
身仆刪府元龜曰唐張貴高宗永徽中為左領軍大將軍有目

疾抗表辭事又曰路隨太和帝令中人慰問翼曰遂  
殿隨奏事退至龍墀身仆於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曰遂

以疏  
陳乞  
雨為害  
賊漸除冊府元龜曰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為尚書左僕射休璟

政術部  
辭官

以兩為害咎在三司上表乞解又曰苗晉  
卿肅宗初為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骸骨  
李建遲

顏薨速

冊府元龜曰李建穆宗長慶元年知制誥自  
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旋改京兆少尹

又曰崔沂仕唐昭宗知制誥嘗與同舍顏薨錢瑀俱秉  
筆見薨瑀贖速草制數十無妨談笑而沂自愧翼日謁

國相訴曰沂疎賤不足以終中條居昆明  
冊府元龜曰司

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  
空圖為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昭宗知其  
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郎皆不起自號知非子

時人高之竟善終中條山又曰李客師為  
右武衛將軍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業  
三上書

二宜去

韓愈集曰孔戣字居嚴為尚書左丞年七十  
三三上書去官韓愈謂曰公尚壯奚去之果

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  
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為二宜去  
成雅志 知勇退

元龜曰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太宗遣岑  
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朕

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為  
一代楷模 下詳終中條注  
投簪 挂冠  
文曰昔

聞投簪遠海畔今見解蘭縛塵纓合璧事類曰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期四十左右作尚書即投簪高萬

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不同進唯早退宋史

知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不同進唯早退歐陽

修傳曰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

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不同其進可也問奇類林

曰歐陽文忠公在蔡屢致仕門生蔡承禧言朝方倚重

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

唯有早退以全晚乞養病請致仕冊府元龜曰李

節豈可更俟驅逐乞養病請致仕冊府元龜曰李

射以疾上表遜位曰乞解所職養病私門資治通鑑

曰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

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詔致珍饌

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聽歸樊川

辭歸林壑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為長水令後罷歸田

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又曰孔述容

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大曆中轉劉晏表薦述容由

是累授起居舍人述容唯再至朝

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讓

李自

政術部

良辭冊府元龜曰范希朝建中年為邠州刺史韓遊瓌

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

於張獻甫曰臣始逼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覲覲安

反側也詔嘉之又曰李自良為河東軍大將貞元三

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

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請奉左右乞從閒逸冊府

欲代為軍帥物議多之請奉左右乞從閒逸冊府

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請為散官陪

奉左右拾遺補闕又曰王方慶為鸞臺侍郎平章事

聖曆初以老疾乞從閒逸乃授鸞臺監修國史篤信仙方恣游名山冊府

曰尉遲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驛山軍

還致仕末年篤信神仙方飛煉金石服雲母粉不與外

人交通又曰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恣游名山一  
地而頭顱可知耳目不聰編曰貞禹上乞骸骨書  
終而頭顱可知耳目不聰編曰貞禹上乞骸骨書  
臣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  
非復能有裨益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文正感悟

持國歎咏

問奇類林曰處士魏野嘉祐中有詩贊王

五秋泰岳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續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

子厚為倖值生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節莫因循公歎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

言遂致仕

妄叨榮寵

冀竭涓塵

冊府元龜曰鮮于紹自

高宗召見慰勉之紹辭曰臣今年八十五視聽昏耄豈可妄叨榮寵自貽罪譴乞許臣致仕又曰宋璟為尚

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衰朽之餘所以俛仰為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恩冀竭涓塵

之効今積羸成憊安可仍尸重祿

祁奚請老

張良稱病

左傳曰祁奚請老注

致仕也時為中軍尉下詳第一條

聞唯鴉之譏

憂即鹿之嫌

並詳後詩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合璧

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不與宰輔議

實由大

政術部

詞話類編卷一百一十五

辭官

六



臣薦

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

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珪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又曰

王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召對上欲任以御史辭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

居是官難逃天下之責不勝家門之盛上詳後詩文冊府元龜

曰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為鄜州節度元和十四年弘自汴州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大金吾將軍既

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

辭宿衛世修壽日獻圖子厚生辰上詩續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

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

國下詳持幸未厭得自遂必待棄豈知足問奇類

高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元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

階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乎續問奇類林曰  
龐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克壯  
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  
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足之謂

### 辭官三

**原**不能者止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舉主不可齊列

後漢劉陶字奇遷尚書

以所舉立為尚書不可

同諱王舒字處明父名會舒拜會稽內史上疏乞換

他郡朝廷議以字同音異舒又陳

同名江統為中郎選司以統叔

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但以職位之眾士人殷繁

使至受官而令佐吏不得稱子孫不得言朝廷從之

宜勿奪志魏田疇字子泰襲祖封侯讓不受有司勅疇

叔父未得仕進

魏志劉矯有高節以叔父

**增**尚書

令必簡德量才

晉書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

政衛部

辭官

量才而授 此例甚多 孔帖曰武德七年熒惑犯執法右僕

相左僕射高士廉辭位 求歸耕養 又曰宋璟求致仕

國史之內此例甚多 貞廊廟霜臺生額雪刺滿 告年 王禹玉詩曰陪幄方

頭求歸耕養築壩巖穴 賜鑑湖剡水一曲 問奇類林曰唐明皇時賀知章年

上許之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 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 詩酒自樂 府

元龜曰晉伊玉羽為光祿少卿滿 乞為僧 又曰宋彥

歲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二年自那寧節度 司諫歸華山 湘山野錄曰宋真廟

使乞致仕為僧 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

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種放以司諫歸華山後

錢希白楊大年二公為閑忙令楊曰世上何人號最閑

君諫拂衣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

房 錢若水歎 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

復位日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  
秉節高邁以感動之者耳即以母老請解樞務

爲

安石詆求歸愈切

宋史歐陽修傳曰修以風節自持年六十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

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

### 辭官四

**詩**宋鄭俠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曰人生足清

閑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舉世方逐逐君子耀軒裳  
小人腴口腹霜雪滿頤頷馳競心更速誰知東山後清  
風千載續仁孝實天成聰明乃幾燭弱冠揖高科聲華  
光煜煜騏驥駕夷途千里在舉足歲未再周天官先上  
應宿皇華屢更指間請分符竹端介奉高明慈仁撫棨

獨施設妙通神歡謳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然謝羈束  
古人泣官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竟從欲緬  
彼伋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巖谷由公  
仕以觀其庶無媿恧元蒲道源辭陝西儒學提舉曰  
布穀聲中雨散絲晚牕濃睡正忺時春來暖透黃綢被  
老去甜歸白粲糜仕及引年何況病官雖閑局亦當辭  
爲予多謝門前客莫怪慵夫應接遲明高啓辭戶部  
之命東還有作曰詔貳民曹出禁林陳辭因得解朝簪  
臣材自信元難稱聖澤誰言尚未深遠水江花秋艇去  
長河宮樹曉鐘沈還鄉何事行猶緩爲有區區戀關心

**增**疏後漢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不自安上疏曰臣  
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  
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頒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  
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  
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  
痼疾誠羞負乘辱污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  
刺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遵  
承舊典終享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受藩國願蒙  
哀憐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祖母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周庾信為閬大將軍乞致仕表曰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為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特乞解所

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又代  
人乞致仕表曰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  
自竭者潢污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  
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安可率此留務  
溷茲恒典 唐李靖為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

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駘足追  
羣瞻燕越而絕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假宮商於  
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  
戈人懷尚義以此為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  
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



豈不增媿自濫端副待罪文昌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  
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珠聯求其所由並臣之咎加以  
年事西夕痾病日侵乞解所職養病私門 唐休璟爲  
尚書右僕射以雨水爲害上表曰臣聞得其理則陰陽  
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臣樛櫟散材桑榆暮齒識非  
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執典禁戎不  
雪四郊之恥忝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况疲敝已至年  
髮浸衰無德而祿必爲小人之患非材妄居果致大臣  
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國有水災屢爲人害將政教  
之吏罔副天心實變理之才未知王度昔漢官故事丞

相以天災免職况竊在聖朝豈敢覲顏居位乞解所居  
待罪私庭 宋璟乞致仕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  
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拔自幽介欽屬聖明才不逮  
人藝非經國徒以久從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  
歲積遂得再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邑大郡所  
更中外已紊彝章逮居端揆尤竊右職伏惟陛下探能  
以授為官而擇察臣之有詞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室養疾衡門 權德輿代魏博田僕射辭官表曰臣聞  
中原息戰子房得以乞身東吳既平范蠡終能行志愚  
臣夙心私有所慕况蒲柳先邁鴛鴦易疲仰覲天慈俯

照愚悃 郭崇韜上表陳情曰臣轅牙小校樗朽凡姿

陛下天矐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來雖戡夷巨孽纘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冤立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自宸衷兼列較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今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于闡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嫌寧抑懸貮之刺 宋歐陽修辭免參知政事表曰臣本乏才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豪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報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

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才賢 又辭樞密副使表曰器能甚薄風力不强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措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丁寧惟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增**狀宋吳永叔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曰臣猥自遐陬躡登朝序偶直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謬當記

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  
燃牕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  
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  
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僮冒承于殊渥恐交噴于煩言伏  
望聖慈俯矜愚悃 真德秀再辭免戶部尚書狀曰臣  
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  
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  
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畝之忠詎意逢  
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于閩嶠心已鶩于闕庭惟是  
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雖踵夔龍之武職專治

賦媿亡晏滉之才僭瀆睿聰冀還宸渥

**增**墓表明楊士奇陳靜誠先生墓表曰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諮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據誠多所獻替命爲學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遘疾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旣瘥入

謝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廢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爲解釋上亮其誠未嘗爲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志

去官一

**增**前漢書曰陳咸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

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名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應  
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  
閉門不出 天中記曰後漢選注胡剛清高有志節值  
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  
之間 冊府元龜曰王績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  
潔舉授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又曰盧懷  
慎爲黃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盧懷慎忘身徇公積勞爲  
病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  
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又曰韋況代宗大曆中隱  
居于嵩山守志樂道孔述睿深器之薦爲拾遺不起未



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關半歲棄官東歸徙家于龍門別墅問奇類林曰張正甫為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勿與少年郎議之又曰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贖三宜休山堂肆考曰宋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錢合璧事類曰孫集賢冤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又曰元豐七年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

天陞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密留  
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賜詩者再 山堂肆  
考曰蓬州人鄭修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  
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牛菴 又曰趙抃歸老西安  
作高齋蘇軾寄詩云功名富貴俱逆旅挂冠而去真秋  
毫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家於廬山之陽作騎牛歌  
曰我騎牛君莫笑萬事從我好 經濟類編曰別兒怯  
不花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辭避  
所親為之不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  
難得邪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

矣汝等勿復言

去官二

**原** 挂冠

命駕

後漢逢萌字子慶見王莽殺子字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

起因世說張翰字季鷹為齊王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

官數千里以邀名

貢禹

枚乘

禹字少翁為河南令以賊事為府官所責

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乎遂去官

不折腰

敢踰心

陶潛為彭澤令曰今日不能為五斗粟折腰于鄉里小兒乃去官作歸去來辭

王羲之

字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于父母前自誓曰今後敢踰此心貪冒苟進是無尊而不子也

表送章

綬 上還舉板

晉書魏舒為司徒年老每稱疾遜位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

勉而舒執意彌固于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為事必先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

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  
董正少有美姿太守舉孝廉正負笈單步上還舉板

棄官而去

投檄而歸

會稽典錄曰周規為湘令二月  
長沙太守徐祝行縣以草穢教

縣除之規以妨農時損夫力拒而  
不聽遂棄官而去下詳辭官

即投傳去

迺以

疾歸

豫章記孔恂為別駕即投傳去  
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迺以疾歸

汝

無義不仕

有嫌棄歸

君子之任行其義也  
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而歸

晉陶侃字士行

病不之官

族無所庇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  
主簿病不之官司隸催促倫上

疏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微詣廷尉  
詔原之傳宋公孫蕩棄官則族無所庇

奉戒免歸

典兵擅去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戒于孫無為王國  
吏及子駿遷趙內史遂免官歸世說王

經字彥緯為江夏守曹爽附絹三十四匹令交市于吳經  
不發書棄官歸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官對送使杖五

十爽聞不  
復加罪

三揖一辭

難進易退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退

政術部

附錄

去官

奉身以退

量力而行

**增** 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

懸輿

歸杖

合璧事類曰自知稅

事無李斯之歎

音便保懸車復韋賢之故

罪人

饑

烏而居位

譬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

去合璧事類

曰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尚在中

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

李復圭嘗作書譏之

蟲觸網

雪壓竹

金樓子曰

聲曾魯公遂乃致仕

無

雪壓竹

雪壓竹

蠶合隨楚

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

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

死焉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也

豈可久淹邪遂挂冠

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山堂肆考曰宋羅之紀字國張

號筠心瑞陽人孝宗朝攝

邑雲夢見雪壓庭竹詩云吾

恥為屬

疾其姦

孔帖云郝

是折腰人遂棄官歸

又曰蕭存張滂主財賦辟

賣車

滕王府屬棄官去

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賣車

騎

採薪粟

孔帖曰關播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嬰外事又曰杜甫為華州司功

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粟自給

非其所好

豈為難得冊府元龜

曰竇威沈深有器局隋煬帝時以皇后姊壻徵為考功郎數侍遊宴非其所好

下詳第一條

殊苦

督將

不堪中人

冊府元龜曰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輔有督將恃恩伐功者多撓吏理元

衡苦之乃移疾去為沈浮讌咏之游又曰王正雅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監軍中人怙權正雅不能

堪遂謝病免

病免

潛遁而去

謝病以歸

冊府元龜曰唐李守節吳人也少習詩禮

年六十不求仕天寶初以高蹈徵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既辭闕廷不言發期潛遁而

去朝廷故友追送塵及又曰後唐李保殷為大理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

歸

武后多殺刺史不禮

孔帖曰李思訓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

去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調閣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

毀車遠近

焚章長嘯

政術部

去官

去官

後漢書曰馬良年三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恥在廝役

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

跡斷絕十許年乃還鄉里合璧事類曰張褒梁天監

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

長嘯而去挂冠自在投紱歸來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

司探花嘗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蘇角巾歸

軾詩曰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

里牛車還鄉事當角巾東洛歸故里又曰太尉李

晨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敞牛疏廣謂受

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不得見  
張鑄與昱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  
許之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又曰張鑄祥符中登進士甲  
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嘗帥南陽王介甫乃其門人也  
與姪昱並以光祿卿致仕同歸縉紳榮之杜祁公贈詩  
云七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為榮  
不似白雲  
清朝叔姪同辭祿歸去田園盡列卿

相期赤松

趙嘏送蕭相公詩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情謾自勞脫却朝衣便東去青雲不似白雲

高貴常

蘇軾和潞公超然臺詩曰我公厭富

飽鱸膾

披鶴氅

上詳第三條

經濟類編曰後唐荆南節度使

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

震披鶴氅自

棄官為道士

以家付兒曹

冊府元龜曰李淳風

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山堂肆考曰宋辛幼安名棄疾寧宗朝奉身勇

退悉以家

自稱香山居士

難做退位菩薩

台壁事類曰白

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續問奇類林曰蘇

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

不使我酣美酒

遂出所

受俸錢

孔帖曰王績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

政術部

去官



美酒邪棄官去 又曰呂才東臯子王績集序天下亂  
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  
門前輕舟夜遁

### 去官三

**原高尚**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逃祿**

文子

**趙溫歎雌伏**

東觀漢記趙溫

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何能雌伏也

**高岱謂藏暉**

文士傳曰高岱有操郡將盛憲

以為上計吏岱辭不行謂司卿曰懷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疾歸家

**司徒失人**

閔仲叔

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仲叔曰辟而不問是失人也投劾云云

**郡守非人**

後漢檀敷蒙城

今以郡守非其人乃棄官

**官止六百石**

漢酈漢兄子曼容為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見執主事儀**

范滂字孟博為光祿主事執公儀見光祿勳陳蕃蕃不止之滂恨投版棄官郭林宗

開而讓蕃

**范滂詣獄解印**

後漢黨錮事下詔捕范滂督郵吳導至縣抱書閉閣伏牀而泣

滂聞之曰此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引出俱去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曰滂死則禍塞

何敢以罪累君巴肅詣縣解印巴肅坐黨自裁詣縣令見

人臣有謀不隱有罪不怨遂陳蕃刺史不合景辟陳

蕃為別駕以諫龐參鄉人敬之襄陽記龐德公子奐

不合投傳去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

舊墟不為好爵繫非其好晦隋末為滄陽尉

非其好也後棄官歸于鄉里彥範不用其言又曰孫處元為左拾

桓彥範等用事處元遺彥範書論時遺中宗神龍初功臣

事得失彥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隱武寧山孔帖

後棄官隱武寧山永為陸司勳又曰歐陽矩移陸司

不用則乞骸歸去鱸膾專羹放歌遺名勇退元稹制

長嘯永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

去官

自遂勇  
退推高

年滿七十

韓愈集序曰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

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子弟侍側公卿在席

孔帖云盧簡求以太子太師致仕還

於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觴味竟日忘歸

### 去官四

**增詩**唐王維崔錄事曰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

曾任俠晚節更爲儒遁迹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

狎鳥余欲共乘桴 又送綦母校書棄官還江東曰明

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

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靜日暮九江空清夜何

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蕪葭叢余亦從此

去歸耕爲老農

杜甫送孔巢父遊江東曰巢父掉頭

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  
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  
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  
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劉長卿

漢陽獻李相公曰退身高臥楚城幽獨掩閒門漢水頭  
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卷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閣  
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寄贈曰天下繡衣吏東吳美  
退居有園同庾信避事學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

疎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  
他年雪中襪陽羨訪吾廬 朱慶餘孔尚書致仕曰高  
人心易足三表乞身閑與世長疎索唯僧得往還直聲  
留闕下生計在林間時復逢晴景乘車看遠山 劉得  
仁和鄭先輩謝秩閒居寓書所懷曰把筆還詩債將琴  
當酒資藍衫懸竹桁烏帽挂松枝 温庭筠贈盧長史  
詩曰移疾欲成隱扁舟歸舊居地深心事少官散故交  
疎道直更無侶家貧惟有書東門煙水夢非獨爲鱸魚  
王建送唐大夫罷節歸山曰年少平戎老學仙表求  
骸骨乞生全不堪腰下懸金印已向雲西寄玉田旄節

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  
人間雞犬同時去遙聽  
仙歌隔水煙 宋王禹偁賀將作孔監致仕曰泣辭明  
主挂冠簪便約幽雲老舊林朝請罷來頻典笏田園歸  
去只攜琴焚香靜院當山色曬藥空庭避竹陰一子得  
官三品祿未饒疏傳有黃金 趙抃送穆舜賓承議致  
政還鄉曰清修平日得無慚學道勤行肯妄談軒冕喧  
譁公始悟林泉瀟灑我先諳曾憐避弋雲中鴈每念纏  
絲繭裏蠶畫舫西歸時節好春山如黛水如藍 孔平  
仲送謝仲規致仕曰公年五十餘鬚鬢黑如漆朝廷方  
進用未是挂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身自乞人疑徇虛

名今也踐其實蕭然巢許姿臭腐視冕紱東南富人材  
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賢哉謝夫子趣  
尚真不屈騰裝嶺外遠歸權江邊疾故鄉何日到清暑  
坐華室荔包雜紅紫茶品分甲乙歲時會親賓左右列  
圖帙回頭煙瘴地揮手風波窟天將勞以生乃獨取閒  
佚觀公眷宇秀凜凜有道骨當爲地上仙不是籠中物

蘇軾罷徐州往南京曰吏民莫攀援歌管莫悽咽吾  
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  
本無恩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鞭鞞遭割截道邊雙  
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黃庭堅

次韻休官曰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春  
白日無公事紫燕黃鸝俱好音付與兒孫知伏臘聽教  
魚鳥逐飛沉黃公壚下曾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 楊  
萬里送吳敏叔侍郎曰脚踏雞翹豹尾閒心飛碧岫白  
雲端人看疏傅如圖畫帝念嚴光返釣灘玉殿松班唐  
次對竹宮茅立漢祠官自憐病鶴樊籠底方羨冥鴻片  
影寒 朱熹蒙恩許遂休致曰闌干首蓓久空槃未覺  
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茲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  
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  
大歲又涖灘 元趙孟頫題歸去來圖曰斯人真有道



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黃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  
窮北牕眠撫卷常三歎世久無此賢 明孫蕢送翰林

宋先生致仕歸金華曰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  
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只讀楞伽一卷經 王世貞解  
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曰郵書一到不堪聞起剔殘  
燈坐夜分塞馬論來終是失冥鴻去後許誰羣無妨中  
散來千里更喜延之咏五君與說近蹤應稍慰買山全  
占洞庭雲

**增**傳明王英劉先生傳曰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  
薦先生雖老猶可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

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爲教官先生辭  
益力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  
先生歸怡然自得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  
**增**序宋程俱送林德祖東歸詩序曰余行道南徐過故  
人蘇承祖出許振叔書道德祖挂冠勇決之狀余時冒  
初暑向遠途忽忽煩憤聞之灑然如挹寒流而濯清風  
也明徐一夔郁離子序曰誠意伯劉公學足以探三  
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  
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  
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

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  
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  
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因時之  
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  
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所以作也

**增**咨目宋朱子致仕後客位咨目曰滎陽呂公嘗言京  
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  
不能然其指深矣某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  
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  
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

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孿纏繞之患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 離局一

**原** 遐棄厥司

叛官離次  
遐棄厥司

失位

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一失其位寵名皆棄

失職

臣之失職  
常刑無赦

一日失職

一日失職  
則死及之

既忘恤緯

是不理庖

各揚其職

揚舉

**增** 持虎符出界

事文類聚  
曰漢馮野

王字君卿爲琅邪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

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

而私自便持虎符

**原** 越界迎

後漢皇甫規字威明爲

出界還家免官

病不許友入王旻喪還規越界迎因令客密告并州刺

史胡芳奏芳曰威明欲避地故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

政術部

離局

能中此子計

遂不問也

吉黃伏法

吉茂同產兄黃為長陵令時禁長吏關擅去黃聞司徒趙

溫薨以故吏違科奔

喪司隸鍾繇收伏法

**增**棄印謁趙咨

咨過榮陽曹屬

迎之咨不為留罵以不得見

為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

**原**出界送

晉郭奕為野

之遂送祐出界數

百里坐此免官

石崇免官

石崇為荊州徵書未至擅去官

遂免

旬日却還

阮籍為東平相到郡法

**增**還京師

之

醫療

孔帖云唐張重華為華州刺史代宗大曆三年以病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不樂職輒去

又曰張建封湖南觀察使章之晉碑署

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文獻通考曰宋太宗端拱二年

京百司諸州係職人

史不得離局應舉

離局二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史不得離局應舉

**增判**唐人對病疾判曰四岳咨命九土司牧功共理於  
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臥理聞汲黯之政譽渤海行  
歌美龔公之化洽甲官忝列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  
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濱臥疾雖比於古人潁川流譽覲  
顏於今吏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  
於私第

黜免一

**原設**雀羅

賦鵬鳥

漢書汲黯傳曰先是時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則可設雀羅

賈誼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為鵬鳥賦

黜師保

奪官邑

書思過之地放黜師

保行吟澤畔

俟罪長沙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懷沙賦沈汨羅而死賈

誼請為長沙王傅既以請去渡湘水為賦弔屈原  
伯曰恭承嘉惠予俟罪長沙側聞屈原予自沉汨羅

仁醉酒 屈平獨醒 酒音周顛字伯仁為吏部尚書醉

庶人終家 特進歸第 前漢諸葛豐傳曰豐上書告光

直豐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後

漢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朝臣

震懾望風承旨景為執金吾驕縱尤甚奴客縱騎依倚

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有司莫敢舉奏太后聞

之使謁者策免景 成王黜廷理 晏子逐高糾 曰楚

官以特進歸第 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

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何廷理之駁於法也不

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

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

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

而辭焉 賓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

逐之敢請其罪 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唯聖人而已如

嬰者反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曰維將不

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

柳下惠三黜 潘安仁再

免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

徒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

陳遵置

酒跳梁

廖立視屋憤咤

前漢陳遵傳遵為河南太守

長安富人左氏飲酒作樂陳崇劾奏之蜀志曰廖立  
先主徵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  
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常懷怏怏舉頭視屋憤咤亮  
表立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云云廢立為民徙汶山郡

紉爵

降階

禦魅

投荒

逐臣

遷客

投諸

四裔

謫居三年

失恩禁闈

俟罪荒陬

將不甘

心故無鉗口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鵬鳥

屈原汨

羅之上見著離騷

屢諫

好諧

冊府元龜曰薛大



祐長史祐溺情羣小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鼎輔導無功竟坐免又曰韋綬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克皇太子

侍讀綬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他日帝曰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今綬之談論有異於是豈導太子者命

罷其職受金納賄冊府元龜曰張涉德宗居春宮時受湖南觀察使金事覺以舊恩不之罪廢於家又曰

馬懷素為監察御史夏官侍郎李迥秀特張易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劾之乃知我苟利人吾以勇求右無

迴秀遂罷知政事乃知我苟利人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宜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冊

府元龜曰蕭復建中初為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鬪貧人為有司所劾詔

下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立仗馬觸藩羝資治通鑑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

道詩曰纔如得風太宗怒仁傑劾冊府元龜曰唐鷓已復觸藩羝

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雒陽遣立德行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置宮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

離宮遂於汝州置宮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

熱又多魁太宗大怒立德坐免又曰韋機為司農卿

兼統將作少府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劉仁

軌謂侍御史秋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不欲

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所作在於煙堞之外萬

方朝謁無不觀之此豈致君堯舜鬪雞檄 賞花詩

之意哉仁傑奏勅之遂坐免官鬪雞檄 賞花詩

冊府元龜曰王勃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

諸王以鬪雞為戲勃作檄英王難文高宗聞之曰迴車

朝歌不踐勝母者惡其名也勃此文恐成交構之漸斥

勃不令入府又曰白居易元和中為太子左贊善大

夫先是居易因看花墜片死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

名教之士譏焉或以其事上言因命宰臣與居易遠州

刺先集眾不給直冊府元龜曰高宗龍朔元年狩

興以輒先促圍集眾欲斬之帝謂侍臣曰恐外人謂我

玩好敗徹輕斷人命特令赦免資治通鑑曰元和十

五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不給工

人備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怨訴盈路罷為

宣歙池非無辭矣何相迫也年司空裴寂坐事免

政術使觀察使非無辭矣何相迫也年司空裴寂坐事免

政術使觀察使非無辭矣何相迫也年司空裴寂坐事免

先是有沙門法雅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

俄追入闕未幾寂奴恭命上變太宗曰寂罪有四我殺

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眾乎又曰開元

十二年詔曰張嘉貞備位嘉貞惋恨謂人柳渾守正

門貶居藩守俾肅朝位嘉貞惋恨謂人柳渾守正

曰中書令幸有三員何相迫之甚也柳渾守正

陸贄敢言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疾渾守正

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柳

渾頭可斷吾不可禁也自是為其所擠又曰十年宰

相陸贄罷為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

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陳其不可用廷齡謗毀百

端竟罷書空作字會親賦詩合璧事類曰殷浩被

不見其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林甫構成其罪遂罷遠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對

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對

荅失次詞語不遜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林本粗

才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答失次居相位凡八十餘日罷政事又曰懿宗乾符六年黃巢乞天平節鉞詔

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為太子賓客論猿鳥為伍狗

于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實為門台壁事類曰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己

伍又曰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屏除子孫

由狗實中入端坐抄藥方兒姪亦罕與語廢斥親舊冊府元龜曰陸爽為太子洗馬子法言釋

名字帝從之及太子廢帝追怒爽多事子孫宜屏除法

言坐除名又曰鄭畋以書制拔萃授渭南尉大中朝

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凡德黜免二

**原**黜伏罪人黜惡禮簡不肖黜不端威黜黜乃

亂楚太三已今尹子文三三違事君三違不出境

政子黜免則利祿也雖曰不

要君吾不信也

左遷

左降

左轉

左授

**增**蘭陵令

史記

曰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退修初服

韓非子曰離尤子

吾初服坎壤楚辭曰坎壤子寒

居常鞅鞅

漢高敕

韓信為淮陰侯居常

**原**免歸田里

謝承後

無賴被

斥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于朱牖

**增**醉尉呵

至

止漢書曰李廣躡呵止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乃故也**原**上司空印綬

遺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

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古或譏武事親不篤

**增**失侯

家居漢書曰楊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原**上印綬還第

明代傅喜為大

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上印綬還第

### 收丞相印綬

漢書曰王鳳怨王商陰事制曰勿治鳳固爭之遣書言王商陰事制曰勿治鳳固爭之遣

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毆血而死

### 上印綬就第

前漢傅喜傳曰傅太后欲求稱尊號

與成帝母齊首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

後數月遂策免上印綬就第

### 免徙合浦

漢書曰王莽與傅隆交隆不甚附哀帝時莽秉政使

大司徒孔光奏隆為冀州牧陷無辜不宜處在中土免官徙合浦

### 徙歸故郡

後漢竇融長子

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于勳尚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融在宿衛十餘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帝乃

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鄉

西

### 歸故里

後漢馮衍傳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

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 河水溢三公黜

京房云

政術部

黜免

三公以災異免

謝承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

鳴舌遂

免

典略曰梁太后臨朝使梁冀下治山陵尚書藥巴上書欲勿令壞民冢太后詔曰巴小子弄口鳴舌遂免

官

李密作詩奏免

晉書曰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

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

忿之於是都宮僚位偏其隆替名節灌以墮落甄

大義以明責反初服于私門

並潘岳西征賦

謝瞻種蔥免官

義熙十二年有司奏太常謝瞻四人還家種蔥免官

**增**恨破甑

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見桓公

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于叔達不能不恨于破甑

流汗失色

賁治通鑑曰安城王

項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

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

畫衣裳為蝥甲之象

冊府

元龜曰長孫平開皇中為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鎧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鄭氏性悍

又曰楊素為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

奏之由是坐免

諷讀為務

又曰唐房元齡任隋補隰城縣尉漢王諒為逆坐除名徙上郡鬱鬱

不自得唯以

萬代不原

又曰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首

諷讀為務

為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

思量不

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制可之

能出家

又曰貞觀元年尚書左僕射蕭瑀坐事免廢於家瑀常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

不能違意瑀旋踵奏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怒之

不敢久在機密

又曰高宗永徽六年

以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后舅歷位中書令后既寵衰不敢久在機密

無所弘益

睿宗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門客受

賂

又曰肅宗至德二年吏部尚書平章事房瑁以門客琴人董廷蘭受賂罷相

麀頭鼠目

政術部

計監頁

黜免



乃求官

又曰李揆肅宗乾元初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為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

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麀頭鼠目乃求官及載登庸揆當徙職江淮養疾家復貧饋乞食取給

遺

私書

彙苑詳注曰呂胄遷禮部侍郎與裴延齡為姻家擢其子操上第會入朝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為潭

州刺

言得失黜官

韓愈集藍田縣丞廳壁記曰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元和初以前大

史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

觀王氏清歌

冊府元龜曰韓僧壽為上柱國有京

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率觀之僧壽豫焉坐是除名

霖雨無功

又曰劉

政事自敘云霖雨無功深媿代天之用

在任恣誅求

又曰後唐韓知章為漢州刺史天成四年

斷獄謬誤

又在任日恣誅求達于聖聰勒歸私第

以死為生

又曰晉李鼎為侍御史天福八年勅曰李鼎方居憲府合稟朝章豈可八月中喪妻十月後供狀欺公冒寵以

死爲生止傳見  
任尚示寬恩

帶階官安置

朱子語錄曰本朝舊法  
貶謫人若是庶官亦須

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  
今呂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

輕似葉

李師中送唐  
介詩云去國

一身輕似葉高  
名千古重于山

一筆勾

資治通鑑曰范仲淹選監司  
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

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  
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知一家哭矣仲

黜免三

增詩

唐張九齡酬宋使君見贈曰時來不自意夙昔謬

樞衡翼聖輔明主妨賢媿友生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

荆衰廢時所薄祇言寮故情 李白寄崔侍御曰黃河

三尺鯉本住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杜甫

寄李白曰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

泣鬼神稻粱求未足意故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  
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  
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  
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計殘年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  
吾骨瘴江邊 白居易郡齋月下憶廬山草堂曰諫諍  
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能匡聖主祇合事空王龍象投  
新社鴛鸞失故行沈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

寺仍開一草堂平治行道地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爲枕  
頭巾閣在牆 鄭谷送吏部曹郎中鄴免官南歸曰高  
名向已求古韻古無儔風月拋蘭省江山向桂州賢人  
知止足中歲便歸休雲鶴深相待公卿不易留滿朝張  
祖席半路上仙舟久別郊園改將歸里巷修桑麻勝祿  
食節序免鄉愁陽朔花迎權崇賢葉滿溝席春歡促膝  
簷日暖扶頭道暢應爲蝶時來必問牛小生誠淺拙早  
歲便依投攀送偏揮灑龍鍾志未酬 宋徐鉉貶官秦  
州出城作曰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  
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

林泉已徧遊惟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 蔡  
持正夏日登車蓋亭曰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  
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黃庭堅跋  
東坡和陶詩曰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  
味乃相似 明楊基送李琴川謫臨海曰南風雨來塵  
作泥稻花豆莢生初齊一人失意解官去席上衆賓顏  
色低輜車欲發未忍別感慨握手立大堤

**增序**唐李白送趙四流炎方序曰趙少公才貌瓌雄志  
氣豪烈以黃綬作尉亦猶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束鸞鳳

耳以嫉惡抵法遷于炎方辭高堂而墮心指絕國而搖  
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  
暝色盡是傷心之樹

**增**

記明蘇伯衡南華謫居圖記曰洪武元年國子祭酒

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  
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  
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  
暇時時臨眺而樂焉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  
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  
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

人爲何如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增**祭文唐韓愈祭柳子厚文曰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帛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之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有罪復用一

**原**秦赦孟明之罪

魏尚舉繫獄

魏尚有罪繫獄馮唐舉之拜雲中太守勾

奴畏

宣室詔入

賈誼謫居長沙後歲餘文帝思誼徵還上在宣室詔誼入語

拜

韓安國

安國下獄免官後起

死灰復然

漢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

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未幾拜梁內史

**增**名為淮陽

漢書曰汲黯坐免官

隱于田園者數年

**原**用尚方禁

朱博字子元為左馮翊詰長陵大姓尚方

禁面上是何等瘡癩禁具首服蓋人妾見斫博曰馮翊欲灑卿恥技拭用卿禁曰願効死也

張敞

起亡命

張敞有罪詣關上印綬即從關下亡命後冀州有賊盜詔敞加拜冀州刺史

漢收

竇憲之功

**增**從祠泰山還笏

隋書曰張威在青州侵擾百姓坐廢于家後從

上祠泰山上曰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六載然後聽任

唐六典曰流移之人皆不

政府部

計監領卷一百一十

有罪復用



得棄放妻妾及私遁還鄉至六載然後聽仕

使功不如使過

孔帖曰李靖字藥師開州

蠻冉聲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摩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

如使過

豈可高枕鄉邑

冊府元龜曰薛仁貴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故歸高宗思其

功尋復名見謂曰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御之力也御雖有過豈可相忘今西邊不靜

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為

依舊金紫

又曰明皇先人

初劉幽求為右僕射以瓜州刺史將軍張暉請誅之暉洩其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流封

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詔曰劉幽求義以臨事精能貫日茂勳立艱難之際嘉謀盈啓沃之初既殄羣

凶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于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興哀垂德

擲宗元文云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宰相哀其才

孔帖曰劉禹錫字夢得始

宰相哀其才將澡濯用之會程昇復起領留務乃詔禹

錫等補遠

州刺史

下江南圖

山堂肆考曰宋曹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

翰泣謂曰衆口乏食買不能活以祇封故衣一包願質

錢十千中使回奏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

帝惻然憐之乃召還

言事無避如前問奇類林曰唐介為御史

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

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

如前蘇軾詩曰暫著南冠不

復佩銀又曰

湘纍復

活焦枯

黃庭堅詩曰昨夜風雷震海隅天心急擬活焦枯

**原棄瑕**

錄用

責功補過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有罪復用二

**增詩**唐司空曙酬張芬赦後見贈曰紫鳳朝銜五色書

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先生腐草餘

政術部

有罪復用

有罪復用

元陳櫟送汪希道入都曰行行觸秋暑勇往觀國光  
修途或濡滯一瞬北風涼不仕十餘年養親竈罕煬將  
謁吏部選寸祿願少償庶略助甘旨贖其不遑將不仕  
果何因憲幕嘗翱翔驅馳海南北訊獄坐慈祥註誤陷  
賊黨詰問加精詳活千七百人解縱還善良幾以失出  
謹究竟靡濫臧久之天日開歲月坐荒荒濂溪范參父  
議獄俱慨慷殺人求媚人毋乃欺穹蒼活千人有封君  
後必當昌安得當吾世而不蒙薦揚當路願鑿之萱草  
癯北堂俾得早言歸為養及壽康臨期重丁寧白雲遙  
在望

**增制**

唐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曰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其李希烈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白居易授澧州刺史李肇郢州刺史王

溢朗州刺史温造等制曰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  
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爲郡  
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  
易爲弊頗甚况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  
故吾以來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

**增**

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曰武德六年

轉仲山甫左列南州舊俗淫其白獸之祠西楚餘眚背  
吾黃龍之約王師直進陵劔棧以長驅廟略遐宣指銅  
丘而決勝七年詔君討夔楓天棗地金門玉帳之營方  
卦圓著剡木弦弓之射一鼓而擒四姓三戰而平百濮

其年加上大將軍而俄以爭功得罪游俠從君特降王  
綸遐遷騰府通塞有命潘安仁之緒言富貴在天卜子  
夏之餘論無諧封禪空歎息於周南絕望夏臺竟棲遲  
於漠北太宗承聖皇之大寶奉天帝之休期雷雨八瀛  
光華四極旌賢赦過惟新之命屢覃念功簡勞惟舊之  
恩累洽授長樂監仍命於北門供奉宜春禁苑太液神  
池浸石菌而揚波擢金莖而挹露南經丹徼恒陪萬乘  
之遊北統黃山再奉三驅之禮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政術部四

論政  
寬政

立政  
吏久從政

善政

論政一

**原**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

曰使能五曰存愛

察有仁  
愛者也

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

不贍者尚書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大戴禮曰

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

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

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增**又曰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  
汝以明主爲勞乎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原**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 **增**左傳曰季札聘于鄭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  
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

敗

**原**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

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  
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

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

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

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增**又曰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原**晏子曰景公問治國

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增**又曰齊侯問於晏子曰爲

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 **原**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增**又

曰聖人無恒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原**商君書曰

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令民  
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為勞民勞民  
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  
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  
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  
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陸賈新語曰君子為治也

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  
行之卒鄉無夜名之征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苗去害田而已今沐者墮髮  
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治

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若

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絀絀者

也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爲天下彈

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膳不徹于前鐘鼓不解

于懸而四夷服嬴秦政政秦始皇名也晝決獄夜理書御史冠

蓋相接于道戍五嶺以備越五嶺鐔城之嶺九疑之塞

之水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又曰太清

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

靈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著龜

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

政術部  
論政

也逮至衰世松柏籓籓宛而夏槁江河山川絕而不流

夷羊在牧

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于南郊也

飛蚤滿野

蚤蟬蒙屬

又曰

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增**

孔叢子曰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曰願

聞國之政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若林木無林而可以為林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又曰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棄義是貴其

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基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原**史記曰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續**又曰陸賈時時稱

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

文武並用長人之術也

**原**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

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  
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  
後刑之夫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  
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  
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  
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  
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  
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  
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

重罰之疑者從輕

**增**論衡曰魏文侯使西門豹往于

鄴告之曰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魏何曾上明帝疏曰漢宣曰百姓所以安

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晉劉頌

受詔疏曰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疎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

唐書曰陳子昂上書言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



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  
天地平而元氣正矣 宋史歐陽修傳曰或問為政寬  
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  
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可苛急簡者不為繁碎  
耳

### 論政二

**原**審禮

履事

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君子審禮不可

誣以姦詐

化人

知賢

以道化人而

子曰治國之

去煩

貴簡

讒慝黜遠去煩宥善莫不競勸用賢理不肖用貴理

難在知賢

賤叔梁云應璩詩曰治

遺愛

絕私

子產古之遺愛尹翁歸

抱公絕私

徵令

軌物

宰夫徵百官之令注徵名所為

貴清淨

飾儒

雅

漢曹參為齊相有益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人自正參避堂以舍之齊大治也

張敞緣飾以儒雅

酌人言

求民瘼

酌人言以為政

修法

禁末產

如農功

管子曰末產不禁則民無取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務三政

釐百工

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

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允釐百工釐治也

觀淑慝

除

苛虐

觀政淑慝謂旌別除其苛虐

德教行政

法令為師

孝經曰成

其德教以行其政令者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

薛宣不教子吏事乃曰政

寬

猛相濟

法令滋彰

寬猛相濟政是以和

使民

以時

官人以序

論語

廉善廉能

足食足兵

周禮

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注云皆以廉為本

論語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不躬不親

政術部

論語

論政

弗剛弗柔

弗躬不親庶人弗信

庶績咸熙

彝倫攸

敘

熙和也

如璽印塗

猶金在鎔

呂氏春秋曰民

塗

董子曰下之

悅近來遠

親仁善鄰

家語曰

無反無側

不放不忘

書子鬼

刑肅而俗弊

法

出而姦生

禮記

擇可勞而勞之

因所利而利之

並論

臨下以簡

安民則惠

稱物平施

振民育

德政清吏肅

事簡民安

事舉其中

化行於上

**增**九功

三德

尚書禹曰於帝念哉德唯善政政在

厚生唯和九功唯敘九敘唯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又箕子曰又用三德一曰正直二

曰剛克三

九敘

八政

上詩九功注尚書曰三八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財成 參伍 周易曰天地交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帝三王之治政施教必用參伍何謂參伍仰取象於天

俯取度於地 平易 恭敬 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  
中取法於人 平易 恭敬 民不近平易近民必歸

之曰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  
親製錦 置器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曰使夫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  
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賈誼疏曰人之置器置

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虛心 強骨 老子

曰聖人虛其心實其 魚 馬 敗 文子曰水濁則魚  
腹弱其志強其骨 魚 馬 敗 文子曰水濁則魚

太平御覽崔鴻前涼錄曰張天錫時少府長史紀瑞上  
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

其國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  
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  
囊魚 肥羊

論政

韓非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  
勢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吏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  
治吏不治民史記曰漢卜式出賞助邊不願為郎上  
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  
而牧羊羊肥息上善之式曰如金石 譬琴瑟 賈誼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董仲舒策曰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譬諸琴瑟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董仲舒策曰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譬諸琴瑟  
不調甚者必木有根泥在鈞也猶木之有根根深  
解而更張之董仲舒策曰臣聞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  
則本固董仲舒策曰臣聞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  
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  
甄者之士無邪 鬼不神管子曰凡牧民者使士無  
所為士無邪 鬼不神管子曰凡牧民者使士無  
以道治天下御黠馬 治亂繩彙苑詳注曰張敞問  
者其鬼不神御黠馬 治亂繩彙苑詳注曰張敞問  
敢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曰御黠馬者利其銜  
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吏  
還道之敞曰必辦治貴知變 疑不類崔郾治郟以  
梁矣下詳第三條

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不貸或問之曰  
邾土瘠而民勞吾無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賊夷俗  
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又曰柳仲郢為京  
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  
下先彈壓郡縣若之何毀不能無謗左傳曰鄭人以  
之治本惠養

論執政然明謂子產申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夫人朝夕  
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改之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孔叢子曰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  
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

損上益下

懸賞設法

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後漢書桓譚上疏曰張官置

吏以理萬民懸賞設法以別善  
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三載考績

六計弊

吏合璧事類曰唐虞有三載考績之法而熙庶績周人  
有六計弊羣吏之治而皆以廉為本無非所以為吏

治之  
政也

論政三

**原**政如冰霜姦軌消亡

云舜

辨上下定民志 何以守

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容民畜衆 危以動則民不

與

**增**建萬國親諸侯

又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神道

設教

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治矣

**原**惟辟奉天 道有升降政

由俗革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不貴異物民乃足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

**增**克艱

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 與治同道

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學古入

官

又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勿貳勿疑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原**政

必本天 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 欲治其國先齊

其家 政者君之所藏 為政在人 治國不以禮猶

無耜而耕 食節事時 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

易其俗 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與其食浮於人寧使

人浮於食 四達不悖則王道備 政不正則君臣危

禮記 **增** 聲音與政通 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

與政通矣 **原** 案名察實選才去能 禮周 民從上所行 為

政以德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節用愛人 必聞其政 刑罰

不中無所措手足 論語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

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

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其教不肅而成

政術部 論政



其政不嚴而治

並孝經

人道敏政

如蒲蘆

為政也者蒲蘆也言

如桑蟲變化

人道為大

子曰人道為大

裁國無利器猶鉛刀

而割

子既

任賢使能

利而勿害

貪利則治道乖通

利則君道章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

周書

禮樂治

之粉澤

弗富不足無人不興無以合親

緩法重刑

非治平之理

民怨者傷國

六韜

為國富民

帝王富

民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

若饑魚之歸餌渴馬

之赴泉

漫於政者害於國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

達民之情然後從命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

黜否則官府理治

家語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

不盜

老子

**增** 悶悶淳淳

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原** 國

有二柄

術者主之所執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

國者君之輿勢者君之馬

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

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

賞罰國之粉黛 託是非

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官爵以利民 守我理因自

然 因能受祿莫敢索官

利君之祿焉得不報 利

以得民 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世不吹毛而求疵不

洗垢而索瘢

四疑不破損身失國

韓 堯舜不易民

而治治桀紂不易民而治亂

荀

勿鹵莽

莊子曰

治

有四術

尸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

政術部

論政

其綱萬目張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務德而安民

利以安之 利以平民 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 呂氏春秋

四民用足則國家安 黃石公 **增** 芒刃斤斧 賈誼疏曰仁義恩厚

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原** 下之從上猶金在鎔 琴瑟

不調必解而更張為政不行必變而更化 董子 王者藏

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韓詩 治國無若五音 史記 治有

二機 政有三品 治民如御奔馬 說苑 治亂民猶治

亂繩 漢書 治煩事如治亂髮 傳 **增** 在吾所以為政 魏志

曰表渙字曜卿為梁相每勅諸縣曰世治則禮備世亂則禮簡方今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為政 **原** 振

裘持領舉綱收綱 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 應璩 政

有細目法有大綱

廣論

知之者昌不知者亡

吏不徇

功民不私力

王粲務本論

綜核人才官方任能

晉書

各勤

其官以久其任

官少則精精則職理

並桓溫

民非賢

則不治俗非智則不振

杜預

取諸兩儀

必修諸己以

光四海

抱朴子

罷無益之巧棄難得之貨

潘尼

政寬則

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

物理論

政道有三

魏書

因事施

公仍便效才

民勞者傷國

劉子

可以觀政

教之以

德則民有格心

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 論政四

**原表**

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阼復蒙試用遂受上

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  
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鐘  
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  
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  
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曹植降江東表

曰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  
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  
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  
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  
會猶有潛江之鹵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

於武庫蓋善論者不取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矣

**增**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

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旣明則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原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

久俗漸弊而不寤政寢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  
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  
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大事哉孝宣皇帝明  
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  
海內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勲祖廟享  
號中宗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  
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  
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  
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



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除  
重刑非輕之也以嚴制平非以寬制太平也 王符潛  
夫論曰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  
以教學正乃得以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明君之  
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  
農桑爲本以遊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  
末商賈者以通乏爲本以鬻貨爲末三者守本則民興  
富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  
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  
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

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究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

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增說**明蘇伯衡空同子瞽說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邪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材不下陞而取之所

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於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素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修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爲取天下旣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閑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

立政一

**原**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

呂氏春秋

考政法

覘治亂

家語

除怨惡

同好善

周禮合方氏

取誠信

去詐偽

周禮

角斗角

正權槩

月令

市廛不稅

關譏不征

用地

大小

視年豐耗

並王制

申畫郊圻

表厥宅里

書

春入貢

秋獻功

稽其功緒

糾其德行

禮記上並

**增**惟其人

施有政

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

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推其官

惟其人又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唯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命汝尹

督生徒

給廚饌

韓愈潮州請置鄉

校牒曰此州學廢

茲東郊敬哉

日久之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請攝海陽縣

尉為衙推官專勾常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

尉為衙推官專勾常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

尉為衙推官專勾常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

尉為衙推官專勾常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

尉為衙推官專勾常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

尉為衙推官專勾常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

尉為衙推官專勾常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

尉為衙推官專勾常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

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

明罰勅法

真麗陳教曰

先王以明罰勅法

尚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宣

九功

九敘

庶獄庶慎

尚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又曰周公曰嗚呼孺子王矣

不易其俗

以率其怠

禮記曰齊其政不易其俗

春生秋殺

陽開陰閉

韓愈集曰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于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立政二

原璿璣七政

書

增舊人共政

又曰古我先王亦

原

洪範八政

增咸熙

允整百工庶績咸熙

原明王立政

小國

政術部

計監類函卷一百一十五

立政

事大國大國庇小國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 殖有

禮覆昏暴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尚書 乃施典於

邦國禮周 乃施則於都鄙 以六典治邦國注曰一治

三禮典四政典 以八法治官府注曰一官聯四官常五官

成六官法七 以八則治都鄙注曰一祭祀二法則三

禮俗七刑 以八柄馭羣臣注曰一曰爵二曰祿三曰

賞八田役 以八統馭萬民注曰一親親二敬故三進賢

吏八 以九職任萬民注曰一三農二園圃三虞衡四

臣妾九 以九式均節財用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

開民 以九兩繫民注曰一牧二長三誦四儒

七芻秣八匪 以九兩繫民注曰一宗六主七吏八友九數

以六敘正羣吏

注曰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事四制其食五受其會六聽其情

以六聯合邦治

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敘施

以八成經

邦治

注曰一政役二師田三閭里四稱責五祿位六取予七賣買八出入

以荒政十有

二聚萬民

注曰一散利二薄征三緩刑四弛力五舍禁六去幾七青禮八殺哀九蕃樂十多昏十一

宗鬼神十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注曰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飭材六通材七化封八敘材九生材十享藝十一世事十二服事

以鄉三物教萬民

注曰一曰六德二曰六藝

以嘉石平罷民

注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

以肺石達窮民

注曰肺石赤石也窮

而無告者

以阜人民以蕃鳥獸

周禮司徒職

通其財

利周禮合

為封丘之度

周禮冢人職

掌邦之委積以待

政術部

立政

立政

立政



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

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

旅周禮委人掌斂野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

俗並禮刑仁講讓禮運同律禮樂制度量入以為出制

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並王制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月令安民立政周書行其政

教論語制送死之節家語增父其父子其子又曰孔子

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丘所以原行之以禮守之以

信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使之以和臨之以敬並左氏有勲不廢有績而載

呂氏春秋

月省時考歲終報功

淮南子

立之以長幼齊之

以君臣

厲之以義敦之以仁

並杜預

**增**為客主禮

韓愈集曰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袞以文辭進有名于時又作大官臨汾其民鄉縣小民有

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

建庠序

宋史宗澤傳曰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

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

峙糧儲治戎器

元史阿禮海牙

傳云天曆元年命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阿禮海牙高價糶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以備不虞

立政三

**增**疏

明周敘正統十四年啓疏修庶政曰天下一統萬

幾日臻孰非當理但事有重輕勢有緩急況今弊政之

餘尤難為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大臣以端

政術

立政

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  
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  
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罰贖以  
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  
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耨腹裏緊要城池軍  
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  
施行則內修外攘讎恥可復邦國奠安

**增**銘宋陳無已黃樓銘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南傾淮  
泗彭城當其冲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十  
里平地水深丈餘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

不怠興發戍兵外爲長楗乘高如虹以殺其惡內爲大隄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協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爲之銘其詞曰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始達潰亂散亡皇仁

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  
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  
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  
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守臣  
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  
常庶臣無佞原始原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  
永永無疆

**增**碑唐韓信卿河南尹張公碑曰惟唐六葉歲在乙未  
兇臣肇亂殘毒生靈穀洛之郊七年方平宮廟燔夷府  
寺爲墟陰燐轉於原隰麋鹿遊於街陌天子乃命河東

郡侯延賞尹於東夏視人猶身視邦猶家一年流亡麀  
至二年土壤咸闢三年公給人足家有餘積疏達河渠  
導塞隄封乃立宗廟乃建寢殿變丘墟爲閭里散災祲  
爲和氣公府若虛戶庭不扃牛馬產畜牧而不羈

**增**議元郝經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

作新樹立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國家光有天下  
縣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  
修完之計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  
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  
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

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  
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昔元魏始有代地便  
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  
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卽  
與爲正統是可以爲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  
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  
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  
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  
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  
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

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矣今自踐阼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污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天下顚顚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方今之世在於卓然有



爲斷之而已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賁若  
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

善政一

**增**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 又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又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對天時 養育萬物 尚書曰欽若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詩曰訏謨定命遠猶

辰告 **原**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論語曰子貢問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

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  
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  
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  
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  
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  
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

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林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

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又曰政之所存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

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  
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民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  
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  
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增**經濟

類編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  
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煩苦不欲也豹曰民  
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  
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原**左氏傳曰鄭人遊於鄉校以  
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

進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爲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興徒

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

澤無舟梁鳥雀之巢可攀援而闕也 **增**又曰聞在宥

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

童子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原**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言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增**經濟類編曰倪寬



爲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  
吏民大信愛之

**原**

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

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  
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  
者患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

**增**

冊府元龜曰劉仁軌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

凋殘僵尸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葬弔祭賑貸貧  
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 又曰陽城貞元末爲道州刺  
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貢號爲矮奴城不平以良爲

賤又憫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無不泣荷 唐

書曰韓愈改袁州刺史素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

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法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斯革 彙苑詳注曰李惠登雖

樸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日闢戶口日增 又

曰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

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  
汗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經濟類編曰元順  
帝時水旱民多失業時魏中立薦韓墉爲饒州路總管  
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盡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  
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每月考課  
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 善政二

**原德和**

**寬撫**

以德和人  
書撫人以寬

**葬鰥獨**

**無追捕**

黃霸  
在穎

川鰥獨有死無以葬者霸爲伐其木爲棺以葬之也  
韓延壽爲郡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後吏無追捕

之苦  
**不嚴而化**

**決遣如神**

文景時爲滎吏如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

率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相仲舒內史公

孫弘倪寬居官可紀朱博冀州行部吏民數百遮道

博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

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屯吏者行部還詣治訴冤

及言盜賊詞訟各使屬其吏人不欺茲豪皆去

壽推至誠吏人不敢欺何並為潁川名次杜預號

黃霸郡中茲豪持吏短長從橫郡中皆亡去杜預號

武庫朱邑葬桐鄉機不可勝數朝廷稱美號曰杜武

庫言無不有朱邑字仲卿為桐鄉書夫廉平未嘗笞

辱人遷大司農將死屬其子曰桐鄉愛我後子孫奉嘗

我不知桐鄉人必葬我桐鄉也文公制移居翁歸有記籍

薛宣設方略

陶侃無棄物

薛宣字貢君為左馮

為京兆以百姓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與單輕相伍以發

為勤稼於是人安尹翁歸為東海郡中賢不肯皆有

籍記

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人稱之郡中遂清淨也

侃為荊州造船竹頭及木屑皆令舉掌之後正會積雪

政術部

善政

晉陶

始晴地濕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

黃霸務在

安全 龔遂未嘗笞辱

黃霸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之其材長於治人也 龔遂廉

平不苛以愛利百姓

**增** 捕蝗

殺狗

冊府元龜曰趙瑩為晉昌軍節

度天下大蝗禁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

獲濟 又曰李暹為太原尹舊俗有僧徒習禪及死不

斂輿屍近郊以飼鳥獸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坑側有餓

斂骸

贖子

上詳第一條 冊府元龜曰朱忠亮元和中為涇原節度使涇上舊俗多賣子

忠亮以俸錢贖而還

燒瓦

賦塽

冊府元龜曰宋璟為廣州都督廣州

其親者約二百人

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

自是無復延燒之患 唐書曰牛僧孺為鄂岳浙黃觀

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善

育德

設教

上詳第一條 易曰先王

萬即賦之以墉以當苦築

之價凡五年墉皆整葺

以省方觀

杜母

賈父

李商隱詩曰疲民呼杜母鄰國仰羊公後漢書曰賈彪

字偉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

名為賈子生

開廢河

修故堰

冊府元龜曰唐薛大

有無棟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于海百姓歌

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

為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為故堰號其屬曰鄴侯方定天

下乃暇為此吾豈愛一高其相削其石曰孫濟類編

為楚相楚俗好庫車王以為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

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

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

高其車冊府元龜曰高駢咸通末為安南都護初交

賞盜麥

勸輸錢

景苑詳注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

政術部

善政

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取勿復盜也

玉露曰孫華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者甚衆有

富人出錢五百萬貸佛殿葺老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

曰顯得福耳曰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極

樸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畜雞豚種蔥韭編曰宣

人輸錢固為之一空

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

良吏宣布詔令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饑寡貧窮

者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未技不田

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

五十本蔥一畦免供矮奴禁賣女口上詳第一條

韭家二歲五雞

曰孔幾為廣州刺史引水開田置橋立廬冊府元龜

至郡禁絕賣女口

行方檢校幽州都督引盧溝水廣開稻田數千頃又

曰李西華貞元中為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藍田東至內

鄉山岨重沓小遇暴雨則隔絕行李不滯人為立碑

請設工十餘萬置橋立廬自是行李不滯

民請刊石冊府元龜曰王方翼為肅州刺史屬蝗儉

諸州貧人死于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

州人爲立碑頌又曰劉表微廣順初爲新安令河南

府上言縣民三百七十稱表微公平之政請刊石頌美

太祖從之得免寒苦知有生聚彙苑詳注曰崔寔爲五

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

斥賣儲峙爲作紡績束緼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續問奇類林曰虞允文淞浙以浙民歲苦輸身丁錢絹

細民生子即棄稍長即殺惻然久之訪知江渚有菝塲

向爲世家及浮屠所私令有司籍數以聞請以代輸

民之身丁錢絹九州之民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許謨定命章志貞教禮種蠶百

本給粟一斗上詳種蔥莊注活饑民五十餘萬

得棄兒三千八百問奇類林邵伯溫曰富鄭公知青州

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又曰葉石林夢得嘗言在許昌

值大水發賑十餘萬人唯遺棄小兒無由救一日詢左

政術部善政



右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識認耳乃為闕法例凡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即給內外廂界得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凡三千八百人

張延賞具舟楫

遣亡人

王敬蕘設糜糗待軍士

冊府元龜曰張延賞大曆中鎮揚州屬歲

旱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居此坐斃適彼可生又何恨也具舟楫而盡遣之俾吏修其室廬又曰王敬蕘唐末為潁州刺史乾寧四年冬麗師古敗軍路出於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蕘自淮燎薪相屬于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眾

進賢理屈

探隱拯沉

聲

與風翔

澤從雲游

文選

雨零露湛

冬暖春暄

藝文

善政三

**增**厚下安宅

人君觀剝之象而厚其下以安其居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易

亮采惠疇

謂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翕受敷施

言人君於有德者合而受之布而用之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書

衆人

熙熙如登春臺

老子

袞飾

漢雋曰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

**原**

所居人

富

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所居人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庶幾德讓君子也

唯

恐人

史直不疑為官唯恐人知其為吏之迹不好立名稱為長者

**增**家給人足

彙苑詳注曰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

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義合里

冊府元龜曰秦滋貞元末為華州刺史百

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

無閉糴

又云崔俊為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

豐年貨易不出境鄰郡災荒不相恤悛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糴

禁賣親鬻子

又曰唐党仁弘為戎州都督夷僚之俗賣親鬻子仁弘制法禁斷百姓便之

寬明勤謹

崔縱為藍田令寬明勤謹德化大行人請立碑

造舟百艘

問奇類林云趙清獻公在虔州當二

廣之衝行者常自度易舟而此公取餘材造船百艘移  
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  
以遣當具舟載之  
歸者相繼於道

### 善政四

**增**詩陳江總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溉河潮圖  
始未能悅克終良可要擁鐘勸年首提灑勞春朝平臯  
草色嫩通林鳥聲嬌已集故池鶩齊蒔新田苗何吁畚  
築苦方驩魚稻饒

**增**序宋王庭珪寅陂行序曰安成西有寅陂溉田萬二  
千畝廢久官失其籍大姓專之陂旁之田歲比不登邑  
丞趙君搜訪耆耆盡得古跡浚溪港起隄闕躬視阡陌

灌注先後各有繩約不可亂是歲適大旱而寅陂溉萬二千畝苗獨不槁民頌歌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農田水利實丞職也然僞自增飾以蒙顯賞者世不爲怪由是水利爲虛名今寅陂功竣丞不肯自言部使者終不及省察某出城別君東門外逢寅陂之民塞路涕泣言此爲敘其事作寅陂行安成城頭烏夜宿啼烏未起雞登木傾村入城來送君馬首摩肩袂相屬但有龐首不識名何物老翁出山谷老翁持酒前致詞家住西村大江曲大江兩岸皆腴田古有寅陂置官屬自從陂廢田亦荒官中無人開舊瀆公沿故道堰橫流陂旁杭

稻年年熟今年雖旱翁不憂田頭已打新春穀誰云此  
陂會當復老父曾聞兩黃鵠嗟哉如君不負丞躬行阡  
陌勸農耕監司項背只相望風謠滿路胡不聽胡不聽  
寅陂行爲叩天閤叫一聲

**增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

展厚禮於九原示深仁於萬國原夫靈臺肇建璧池是  
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旣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  
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泣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徒觀  
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朽骨於是惠露  
生死澤及榮枯遺奠有加於蘋藻備物無闕於芻塗幽

壤始開見佳城於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於青烏旣而  
遷彼古塹葬之中野推誠於重泉之內昭德於普天之  
下念此窮塵之骨尚或槿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  
**原教**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教曰冀州表朱穆之  
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昔  
越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高賈彪矧彼前賢寧  
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增表**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  
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恥照足使文公懼而  
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陞

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撫撫於周原包匆匆之  
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斑輪喬卿在政遙授袞服馮熊  
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燮理有光司牧

**權**

**頌**

唐孫逖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曰公涖是邦其明

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供帳於東道者凡

十有六州焉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產者輕幣膏梁者  
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褊小實難圖也公深識  
遠謀擇利而行西自於陽穀東盡於良清造舟爲三橋  
置騎爲馬驛闢野爲兩頃除道爲九達或穗或秸或薪  
或糗或糲或籩或糧或糗因吏祿之奇贏雜官用之餘

羨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興其三年秋大水河堤壞決諸郡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旣滋甚功無已時公旣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籲於人荷鍤者襁屬負畚者磨至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版築競勤磬鼓弗勝以浹辰之役興百倍之利澹災革弊於今賴焉公名曜卿字渙之河東聞喜人

**原碑** 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



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  
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宣惠將  
軍丹陽尹旣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  
慮若夫據饋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己  
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  
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  
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  
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  
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  
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

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  
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  
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興事篆刻俾萬代  
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  
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倚歟帝子曰就月將  
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旣表南國肇允神童翻  
飛上德導達元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  
爾諮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洵美且  
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  
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  
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  
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  
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  
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詐土開家濮水  
盛其衣簪滎波分其序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  
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  
素忠寄身於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  
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佃必於旌鼓父光  
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

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我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  
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  
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  
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咏元  
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  
之歎自羯鹵侵華羣蠻縱軼後臯桂部之地四戰五達  
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  
民星羅霧集公旣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  
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鄴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  
師受拘勅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

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  
復李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持  
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  
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  
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  
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  
多締構權輿斷鼈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  
感於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  
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軫轡奉  
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

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  
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  
陰桑中可詠春鷓始嘯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  
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  
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  
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  
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名引軒  
櫺躬親辨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  
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  
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

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  
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縣天慘沴地虔劉赫矣高祖  
爰清國讎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旣旋歸邦家有暉宮  
亭蠡浦奮翅高飛電卷勅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  
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  
暴攙搶斯舉喋喋蒼黎峗峗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  
爰驅大彘實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  
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元山移  
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又廣州刺史歐  
陽頽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

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  
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  
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  
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  
棄榮祿易簣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  
巨萬富擬猗頓栽變槐榆並賑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  
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  
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旣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  
地崩霄川豕沸騰羣悍酋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照  
燿烽浴鐵蔽於山原擬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



胡牀勅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旣散駕棒將揮威尅凶  
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  
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  
石自禹圭旣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  
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況番禺連  
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  
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竒功即  
訓皇家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祆於夷吾  
壇場延於井伯縹緲安樂造次訏謀爰珥豐貂允光金  
螭但八桂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

在衡臯深留夙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啼兒  
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肩國  
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改璇衡包羅湘  
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  
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  
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  
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旣  
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祛灑汗振雨流風  
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

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御寶鼎復述  
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  
登紫泥鑿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  
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  
新嵩高惟岳貺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  
藐藐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  
歌式舞仁哉至仁公白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  
王厲德政碑曰若夫睢陵世傳以詳載德之華徐州先  
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董表其深源  
何籌慙其遠慶豈唯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素姓之

朱衣揚宗之華轂又有飲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  
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  
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  
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元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  
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槩於懷抱  
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下文不瀆脫貂救厄情  
靡矜彘釋馬窮途惟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  
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  
守五雞三虱勤恤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  
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

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  
胄自澧水源於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  
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  
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  
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江總吳  
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  
謙懷虛己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  
古如斯學兼之矣睢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榜道  
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臺去謠曙鼓留歌暮來 周王  
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遠竄

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所務  
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產九折崢  
嶸高峰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  
晉通終因東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  
氣於天樞頓八紘於地絡彭濮未恭邛笮不討外憑劔  
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  
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舳板楯酋豪斯榆君長歷稔逋  
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置  
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  
波洽沒陰平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橫夷落

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公奉命天討星言載  
塗指日遄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  
致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  
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勲斯樹某等乃建碑  
於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龍圖紀河鴻漸  
于陸霸楚傳姓名吳啓族君子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  
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洎楚道西通夜郎  
內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仲堂  
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竇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  
刊石鐫銘刻勲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

文

**增**唐李軫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曰君諱孟犖字

公悅君之臨倚氏也萊田數十里上蔽荆榛下闢芻鹵  
逋逃夜聚豺狼曉嗥公曰穀不足者地有餘利食不足  
者人有餘功長荆棘孰若樹禾稼聚豺狼孰若利貧窶  
乃疏鑿涑川化草莽為陂塘變磽确為墳壤人民胥悅  
工亦子來雖史起決漳鄭國開白亦何加也

**增**墓誌唐白居易虢州刺史崔公墓誌銘曰唐有通四  
科達三教者曰崔公元亮授密州刺史密民之凍餒者  
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芻體未殯者命藏葬之男女過  
時者為嬪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



為謠詠換錢。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州民畜牛馬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為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縉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民不饑罷民賴之如依父母

**增**行狀唐杜牧浙江西道觀察使崔公鄩行狀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為旱因下為水者六歲矣於是科

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  
裁節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  
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  
者多栖於吾土遂立延賓館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  
閭里知民之疾苦期歲而吳民復振

**增**傳唐李華東川節度使盧公傳曰盧坦字保衡為宣

州刺史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  
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  
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來者相望  
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人賴以生當塗縣有

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  
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  
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

**增**書事唐孫樵書何易于曰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  
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  
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  
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  
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邪易于曰吾  
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  
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

**增述**唐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廳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亦爲之有土木墮築棺櫬巍然者有棺櫬分拆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憫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旁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劉公教生者以禮恤死者以仁因書以備太史氏

采錄焉

寬政一

**增**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禮記曰孔子過  
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  
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  
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 彙  
苑詳注曰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  
體而已賓客故人目滿其門 後漢書曰卓茂爲密令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辟  
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將自以爲恩意遺之乎人

曰往遺之耳茂曰若是則汝為敝人矣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以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冊府元龜

曰唐房元齡為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明達吏治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經濟類編曰唐徐有功名

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事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 錦繡萬花谷

曰宋璟爲政寬厚仁愛百姓號有脚陽春資治通鑑

曰元和十四年以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

靖宰相子

張延賞次子

少有令聞河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

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鏐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冊府元龜曰後

唐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饑死

者半鄆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

城完輯

續問奇類林曰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

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

又曰曹侍中彬知

徐州有吏犯罪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彬曰吾聞此

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為不利而惡之吾故  
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 寬政二

**原**閉閣

吐茵

韓延壽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翊政教不至乃閉閣不

出遣吏作告縣中諱懼所訟田兄弟梅過叩頭謝罪請

改行丙吉為相取吏嘗醉掾訴斥之吉曰以醉飽不

過吐丞相服民得衆服民論語曰寬則得衆

車茵耳

**濟猛**制寬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而有制師蕭曹學

**黃老**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汲黯字長孺為東

淮陽不按吏不殺盜丙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按吏

令他界盜入境吏捕得獲不殺

之太守馮嚴奏囊軟弱免官

**增**放遣子女歸還

政術部 寬政



奴婢

冊府元龜曰李太亮為安州刺史會輔公祐反大

多衣冠子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一皆

放遣又曰李復貞元初為容管招討使先時西京叛

亂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為奴婢配作縣令減威

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

諸將設誓尚寬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恃酷烈杖殺

人以立威敷寔止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

賢也德幹為減威問奇類林曰曹武惠王攻金陵垂

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之病非藥石

所能愈諸公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共  
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  
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  
類編曰王承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有犯夜  
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  
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木使吏送令歸家冊  
府元龜曰郝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之入寇也州人  
李嘉運與賊相連謀為內應高祖令收接其黨元  
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放

俘九十

捨擒四千

冊府元龜曰程名振高祖武德初  
遙授永年令經略河北名振夜襲

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  
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又曰郭子儀天寶末為

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拔  
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之

必斬當以卿應

必責當

以汝始

北史曰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刑罰從事  
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

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斬斷以立威當以  
御應之普慶慙懼而退唐書曰陸象先為蒲州刺史

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  
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為始

黃霸獨用寬和

萬福皆有惠愛

經濟類編曰昭帝立  
大將軍霍光秉政遵

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  
而黃霸獨用寬和為名合璧事類曰張萬福淮九州

皆有  
惠愛

### 寬政三

**增**

不急斷

孔子集語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

不意使以

刑不上大夫

何休解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

尊賢

破觚斲雕

史記酷吏傳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

也 姦黎民又安

中繩則止

鹽鐵論曰治民者若大匠之

不多殺

前漢書酷吏傳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鄉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原**

議曹醉呼

從功曹白王生嗜酒不可從遂不忍逆

適會引入王生醉呼曰明府天子若問何以理宜有讓

遂從之

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道之

遂曰議曹王

臣耳

掾吏為友

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王莽徵翊

翊曰吾哀潁川人士以我

柔弱徵必以剛猛代云云

罰蒲鞭

劉寬字文饒吏人

辱以示

遣長休

鍾離意字子阿為取丘令吏檀建者

不鞫贓罪

後漢秦安字仰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

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聞者皆感激自厲

**增**吾以寬

蜀志先主曰今指與吾為

水以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忠

不如小決

新序曰聞為國忠信

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替之若使導吾聞而藥之也

**原**

終日清譚

王衍字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譚而縣務不理

**增**

永念晝冠

文選王融策文云傷秋荼之密網惻

寬以容物物必

夏日之巖威永念晝冠網迫刑措地意急情

無取嚴

歸郭子注莊云譬之野獸蹏之窮地意急情

刑

隋書酷吏傳曰御之良者不在

### 寬政四

**增**詩宋方岳簡徐宰詩曰雨外茅茨黃葉村老農相語

政術部

寬政

一燈昏山深未識新官姓但說無人夜打門

**增**碑唐孫逖東都留守韋虛心神道碑序曰皇帝二十

四年鑾駕還長安之月有坐殊死在繇繫者時迫季冬  
將寘嚴法公爲之請曰攸徂之慶方喜來蘇好生之德  
宜加在宥上可其奏減許從流 杜黃裳東都留守顧  
公神道碑曰公諱少連字夷仲授登封主簿邑有暴虎  
公以爲天道可以誠感猛鷲可以仁服乃堙塞陷窞移  
檄靈岳於是人安其居獸不爲害公尹京兆以爲設鉤  
距塗赭衣前人之所爲不足以爲四海式於是布和平  
尚簡易始務仁人之惠無取赫赫之名政弘大體去有

餘慕

**禮**策唐張說對策曰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誠於緩死今陛下毋臨黔首子育蒼生孚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荆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己仍勞淮甸之師其有誑誤閭閻脅從井邑陛下愍孤孀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今策政刑之要臣聞政同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監亂常有司旣糾之以猛於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

吏久從政一

**增**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後漢書曰五年再閏天道乃  
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又曰天  
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 蘇軾策曰古  
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  
其心不聞驟遷以奪其成效 羣書考索曰漢制邊吏  
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  
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爲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  
貢門歷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內然也有爲京兆五年

有爲刺史五年

何武

有爲郡守八年

黃霸

未嘗不久任也王

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

不輕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增秩賜金

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又曰官守數易弊法

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爲尤甚祖宗

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

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

亟用亟罷何鄭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

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



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晦之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瑄之知秦州凡六年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任宰桐廬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

雖百龔黃何所容其技邪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  
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謂是也不寧唯是張質之在  
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爲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爲氏  
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筭計二  
十年古之以倉庫爲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  
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  
光劉溫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  
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得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  
出納王命者當矣

吏久從政二

**原**吏安其任民習其化

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任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

因以為氏

漢為吏長子孫因以為氏庾氏倉氏是也

增秩賜金

漢宣吏有政績

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其化故人皆勵精為理百姓安富也

不欲易代

黃霸

送故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損甚多

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此故益為

增

祿寬算

後漢左雄奏鄉部親民之吏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祿秩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

舉如此則送迎之役損時官豎用權不省

**增**進其位班

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守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職數易雖聖人猶久

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諸葛恢涖官三年政清人

久於其事

晉書桓溫傳曰溫總督

和為諸郡首宜進

久於其事

內外上疏陳便宜七事

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久於其事

為刺史二十餘年

冊府元龜

曰陳孝揚為雋州刺史二十餘年蠻夷愛之後  
以老歸成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南尹四十年又云後唐張全義自唐末為河南尹四十  
年灑洛之民恩如父母班白耆老到今思  
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卷一百一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改術部五

禁令  
要會

典法  
德化

簿書

禁令一

**增**尚書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左不攻於左女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女 又曰王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戰國策曰顏蠋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異時諸侯並爭厚

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  
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勿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  
下禁之便制曰可 韓子曰董闕於為趙上地守行石  
邑山中深澗峭如廡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  
此者乎對曰無有關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  
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 論衡曰淮陽  
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  
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彙苑詳注曰孝武時李曾為趙  
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  
姓死力不敢入境 問奇類林曰明皇嘗賜酺三日上

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  
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  
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者死於是三日  
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冊府元龜曰權懷恩以威  
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出爲宋州時汴州刺史楊德幹  
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由汴州見新橋中塗立  
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  
韓愈柳子厚墓銘曰元和中出爲刺史得柳州旣至  
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  
又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銘曰其在貝州其刺史不



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  
匿不敢出州縣吏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用爾屬小  
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  
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 宋史曰道學盛  
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  
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 禁令二

**原**慎出

防踰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 大為

后施

民悅

易后以施命告四方 禮

滋彰

實過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吾令實過

不再

無遷

事不再令 莊子無遷令

禁非

發命

易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發命之不哀

斷牛祭

毀房祀

倫字伯魚為會稽太守俗多淫祀人常以牛祭神有食牛不薦者病先為牛鳴然後死倫斷禁

為豫章守郡多山川鬼怪人破贊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悉毀房祀翦治姦巫遂絕百姓安之雷

在山

風偃草

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注云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以論號令在南山之陽又

諭其在外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也風必偃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命以防

微

禁以齊眾

禮記鄭注云命令也謹案用教令以禁人之欲惡也王制云執禁以齊眾不

赦過鄭注云赦以人為將易犯也

結信止訟

懲肆去貪

周禮司市

結信而止訟鄭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傳云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

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時禁

先後刑罰

周禮宮正云辨外內而時禁鄭注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政術部

禁令

禮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

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曰憲用諸都鄙五曰去其奇哀為之律度周禮宮正

怠與其奇哀之民鄭注曰民宮中吏之家人淫放濫也

出觚角非常也左傳曰古之王禁野橫行禁山

為苑防周禮野廬氏曰禁野之橫行徑踰者鄭注曰皆為

注云周禮雍氏云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鄭元武威殺

子羌胡自刺子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俗二月五月生

重殺子之令風俗遂改又鄭訓字平叔為護羌校尉

縛束不與兵刃使醫治不令而行罔有不臧論語

療愈者非一小大感悅不令而行罔有不臧論語

從身止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臧苟臨人之有失

則雖令而不從

**增** 戒家嬉

禁游食

晉書王沉為婺州刺史下令曰

革俗之要惟在敦實學將吏子弟優閒在家必致游戲傷毀風俗可不教之

隋書汴州殷盛多姦俠令狐熙

為刺史首禁游食并抑工商

立碓井

置斛斛

北史後魏高祐為西兗州刺史令一

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禁婦

人寄春取水冊府元龜曰趙賢通為冀州刺史市井

多奸詐乃為銅斗鐵斛

戒淫風

助禮聘

後漢書駱越之民無

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任延為九真太守厲戒屬縣淫風令男自二十五至五十女自十五至四十各以年齒相

配又九真民貧無禮聘者令長吏以下

斥淫祠

復社祭

孔帖云陳子昂言巫鬼淫祠熒惑人者務在嚴斥唐書高宗永徽中張文琮為建州刺史下

令曰春秋二社本以為農此州獨廢近

農時差品

蠶月頒樣

冊府元龜曰山陽太守秦彭闢稻田數千頃每農時親度頃畝差為三品吏不容奸又

政術部

刑盜部

禁令

曰北齊蘇瓊守清河每蠶月豫下縣絹度樣于部內禁違式

流民設禁

僑人歸

本冊府元龜曰蘇則為金城太守流民歸者數千家明

隋書令狐熙為汴州刺史凡

僑人逐令歸本

許捕魚鼈

禁網鳥雀

晉書荊州峴方二山澤中舊禁百姓捕魚

此禁劉弘為刺史令曰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其利速改

時節多網生鳥雀相賣買

班令他郡

刻誓鄉亭

府

元龜曰秦彭守山陽詔以所立條式班令州郡

條

教父老伍長

訓敕令尉掾史

漢書黃霸守潁川為條

問諭以為善防姦之意

後漢書王尊為安定太守敕

屬縣令長丞尉毋以身試法

又訓掾史功曹各自砥礪

趣太守為治其不中用

禁令三

**原**不掩弱不暴寡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也

春無奪農夏無奪功

太公曰民有三械知者亡春無奪農夏無奪功秋

無奪斂冬無奪藏此仁人之玉機也

巽以申命

易曰重巽以申命謹案上下俱巽申勅號令也

先甲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謂出令也

先庚

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義同上

禁黷而去盜

刑罰憲狗扑也案狗衆以示其地之衆也刑罰憲狗扑也案狗衆以示其地之衆也

憲罰播其肆也

禁僞而除詐

又云以賈民禁僞而除詐鄭注云賈民胥

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

謹原蠶

周禮馬質注云原再也天文辰為馬

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謹再蠶為傷馬

禁物靡

司市云以正令禁物靡而均市鄭注云物之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也

奇服怪民不

入宮

周禮鄭注云奇服非常衣怪民狂易也

塞阱杜獲

周禮雍氏職曰秋令塞阱杜獲

鄭注云附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樓作郭也堅地附淺則設作郭于其中秋而杜塞附樓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也

幾酒

周禮萍氏幾酒鄭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

謹酒

鄭注云使民節用酒

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

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

夫人過

市罰一幕

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入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鄭注云謂諸侯及大夫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

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爲說也

尊卑

宅不毛者有里布

周禮載師注云謂不樹桑麻也

家之泉泉錢也以其流布則謂之布田不耕者出屋

粟

又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

不耕者祭無盛

周禮

云凡民不耕者祭無盛鄭注云掌罰其家事成黍稷也

不畜者祭無牲

庶民不

畜者祭無牲注云牲羊豕屬也庶民不養者祭不得用也

不蠶者不帛

又云凡庶民不蠶者

不帛注云不衣帛也

不績者不衰

又云庶民不績者不衰注云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

所以取

莫予并蜂自求辛螫

毛詩小苾菘注云并蜂擊曳也此戒羣臣曰汝

無敢擊曳我者為諸濟不可信若如是自求辛毒也

奮鐸以令

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

雷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振鐸於朝

禮明堂振鐸於朝天子之教令也鄭注天子將發號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也周禮小宰職

云正歲帥治宮之屬而觀治之法狗以木鐸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鄭注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圭璧金章不粥于市

王制鄭注云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於善也

禽獸

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

王制鄭注云殺之非時不中食也

布帛精麤

不中數不粥于市

鄭注云凡以其不可用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



不粥于市

鄭注云物未成不利人也

表裘不入公門

鄭注云表裘外衣也

振絺綌不入公門

鄭注云振漬為袵袵單衣也葛之精曰絺麤曰綌

獾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王制云云又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罝

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王制注昆明也明者得陽而生得

不殺胎不斃夭

王制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斃夭不覆巢注云重傷未成物也斃

斃殺也少長曰天胎懷也

謹關塞徑

月令孟冬謹關梁塞蹊徑注梁橋也蹊徑鳥獸道也

不與世子同名

禮記鄭注云避僭傲也其先之則為改也

倒筴側龜於君

前有誅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

禮記注云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止也

無君者不二采

禮記鄭注服采端也

士不衣狐白

禮記注云狐避君也狐

之白為少意也

知防

禮記注云知禁示民

讀邦法

禮懸教象之法于象魏屬

民而讀邦法

布德和令

讀時令

令月

遽令

憲令

不得以地與

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其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

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不得以屬通

春秋鄭伯使其弟禦來盟穀梁傳曰諸侯

之尊者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

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

向使遺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

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也

民不遷農不移

春秋

晏子對于齊侯曰在禮家施不及

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也

不在庭

左傳云楚王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

不在庭

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

在內鄒丹在

內君其少戒

不墮山不崇藪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王

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

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穀物之歸也川氣

之尊也鍾也

水之鍾也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左傳云夏公會齊侯

于祝其

其實夾谷孔丘

戎衛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禁令

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

夷不亂華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義於人為失始禍者死又云趙稷涉實以邯鄲叛司

禮君必不然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

將作亂董安子聞之語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

命始禍者死越職即死冠者見君之寒加衣於君上

昭侯覺罪典衣以為失其事罪典冠以為越職非不惡

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

職而有功無障谷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專

越職則死無障谷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專

無貯粟何注曰有所有者命穀梁傳云君之所以  
侵其君之命為用是不臣也禁河伯娶婦西門豹  
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法令由一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丞相奏曰

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也

**禁弓弩**

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

曰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備而抵法是奪民救也弘誦伏之

**條教初若煩碎**

漢書

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務節用殖財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禁署吏以**

**富者**

後漢書王尊為安定太守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敕毋以富者謂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

**禁漁採**

詳

**珠禁**

詳

**火禁**

詳

**王吉斬不舉子**

王吉為沛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土棘合理之云

**禁山公娶媼**

宋均字叔庠為九江

守浚遼縣有唐后二山人共祝之眾巫因娶百姓男女為公媼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到令曰為神娶者娶

巫家女

**鄭暉罪不舉子**

鄭暉字文公為下蔡長民生事遂絕

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為字

**國禁**

**官禁**

**增赦後出令**

冊

元龜曰陽球號令嚴明會大赦遷平原相出令曰前益高唐志禁姦鄰今一蠲往愆期諸後效若受教之後仍

政術部

詳

禁令

不改姦狀者不謂予不信明如皎日晉書王沉為婺州刺史宣令所

屬士庶能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苦者給穀五百斛若直指刺史政寬猛令剛柔得中者給穀千斛謂予

不信明如皎日不得階緣免役又云庾亮鎮武昌令曰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

許之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丁寧款密又云劉弘

史每有教令手書付守相必丁寧款密是以人皆感悅令下爭赴之所下條教甚有義

理又云殷仲堪領晉陵郡禁產子不舉及久喪不葬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饑儉限令用

錢冊府元龜曰劉秀之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饑儉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受其利杜民戶

勒客船隋書令狐熙為汴州刺史民有向街開戶者杜之客船停于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令行禁止

稱為良政

### 禁令四

**增**制唐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名公曰弗作無  
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叔代遷訛僻王驕  
縱惟崇玉杯象箸不勝捐金抵璧朕在幼沖每期質樸  
手未曾持珠玉目未曾觀錦繡自寅奉休圖勉康政道  
嘗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  
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勲戚下洎廝養雕文刻鏤  
衣紉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  
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  
下有受其饑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  
於珠玉珍於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

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

**唐**勅唐蘇頲禁斷女樂勅曰自有隋頽靡庶政雕弊徵聲徧於鄭衛銜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爲俗朕方大變澆譌用清淄壺眷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敗政莫斯爲甚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又

禁斷大酺廣費勅曰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嗇財爲國之本至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爲聚斂固非取樂之意況目徇於奢是不誠也心勞於僞是不經也自今已後兩京及天下大酺所作山車旱船結彩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又禁斷妖訛等勅曰釋

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彼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廣集徒侶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畜弟子號為和尚眩惑閭閻蠹政為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

**增**碑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曰楚材字晉卿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絕之

**增**判唐姚齊梧對懸政象法判曰獻歲布德羣物俱新



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彞憲惟甲位當司  
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因天地之始和擇官  
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狗以木鐸俾萬方  
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丕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  
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

**增**策唐白居易對號令策曰王者發號施令出於一人  
加于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  
無返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旣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  
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于始  
慢于終張于近弛于遠急于賤寬于貴行于疎廢于親

則不一也 又對典章禁令策曰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行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爲遲矣

**增**序元虞集禁令篇序曰戒之使避曰禁止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

典法一

**原**周舊

魯初

傳採周之舊禮夫魯有初

馭害

起效

法制以馭其害

有起

無更

能用

莊子典法無更左傳能用典矣

藏盟府

施邦

國

藏在盟府可覆視也

周禮太宰乃施於官府

儀文王

擇楚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率由舊章

謹

爾侯度

**增**舉舊章

求令典

孔帖云張曲江龍池聖德頌法綬補壞蕩瑕滌

穢而闕典咸備舊章悉舉

又曰李翰屯田頌序聖上旰食宵衣與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民者

明練

典故

增損儀矩

孔帖曰李吉甫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又曰鄭餘慶帝患典制

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為詳定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增損儀矩號稱詳綜

典法二

**原慎五典**

書慎徽五典

**屏棄典刑**

綱

非訖於威惟訖於

**富** 尚有典刑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大夫相序**

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

考

**制事典**

趙宣子言為政也

**三辟之興**

叔向與子產書云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注三代之法不起盛時

**司典之後**

藉譚

**天下公共**

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

法為理具

**增** 規制遂定

孔帖云韋述先是詔修六典徐堅創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

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議定述始纂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于職規制遂定

**編於令**

柳宗

元駁復讐議云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簿書一**

**增** 周禮曰司書掌九式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敘

**其財受其幣**

九事謂九式鉤考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簿書

又曰大司馬大

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要謂簿書

文獻通考曰漢和帝

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孔帖曰蘇瓌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闕正盡一月止又曰張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資治通鑑曰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

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  
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  
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  
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  
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會要曰貞元十二  
年賀蘭正元進用人權衡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玉海  
曰開寶六年七月命參政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參  
詳長定循資格取悠久可用之文爲長定格三卷總二  
百八十七事書成上之頒爲永式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又曰至道元年詔重造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又曰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狀景德三年戶口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之數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切以版圖之設生齒必登所以一其租庸辨其衆寡前朝丁黃之數悉載縑緡國家幅幘萬里阜成兆民唯國用之缺書由有司之曠職臣今以籍具上史館望歲較其數以聞從之 又曰上召三司孔目

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盡言其利病願得條對許之送中書令宰相假以顏色令剖析寇準曰先有司之義也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

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 錦繡萬花谷  
曰丁謂撰景德會計錄後蘇轍亦仿其法爲皇祐會計  
錄紹興五年邇臣亦有是議名曰紹興會計錄 文獻  
通考曰高宗建炎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  
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簿書二

**原**月要

歲會

周禮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注云每月之小計也

宰受歲會終令羣吏致事注

具文

贊治

漢宣詔曰

使齋歲盈文書來令上計也

文而已 史掌官書以贊治

贊治今起草文書也失則

司書

案牘

主財用簿書

掌官契

善辭案

周禮五曰府掌官契



以治藏注人主財用簿書也後漢周紆

計簿書

為齊相任刑法善為辭案為州內所則也

送解式廉正見稱公式今諸州使人送解至京二十

條已上一日付了四十條已上三日了一  
百條已上四日了二百條已上五日了  
延年文致

呂範關白

嚴延年治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反音幡致  
至密也言文案至密也吳志初孫策吏

呂範典主財物孫權私求必關白不穀私許當時見望  
權守陽羨長有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為傳著文簿

使無所諱問權臨時悅之及統事以範  
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薄不用也

簿領符牒

增 沉埋

煩碎及頽沉埋案牘間

又曰溫彥博為

吏部汰澤士類寡術不能厭

兵數

役法宋史曰歐

眾訟牒滿前時譏其煩碎  
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  
更為圖籍玉海曰慶元二年吏書許及之言法令使

民者莫切于役法請以新舊法刪潤成一書赴尚書  
省審訂然後繕寫進呈六年上之凡一百八十九卷

九品

七司

玉海曰天監中徐勉為尚書定百官九品

尚書蔡洗以考官奏薦磨勘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冠

以吏部條法總類為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

部七司勅令格式申  
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擁膝據案魏氏春秋高柔為

而判官勤總吏職諸僚或出  
遊謹獨頽然據案鉤視簿最  
自昏為樂劉楨詩曰

委文墨紛清散沉迷簿領間回回自昏亂  
孔帖曰王

播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

為樂絕竄簿摘偽牒孔帖曰王徽進考功員外郎故

久易漫吏輒竄為姦徽始用墨又曰盧從  
愿為吏部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摘粉無所遺  
祿秩書

人材簿玉海曰給興六年右相張浚上重修祿秩新  
書共五十八卷又曰三十二年上謂大臣

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  
朝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搜而尋之無不適當  
裴

政術部

書

簿書

遵慶強敏

苗晉卿練達

孔帖曰裴遵慶性強敏視簿牒詳而不可世稱吏事第一

又曰苗晉卿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

始由踐祚萃三百餘事之詔

書 上踵中興別二十五章之役要

玉海

### 簿書三

**原** 不視文書

後漢向栩字甫與為趙相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對簿

謂獄訟文簿也

不改

謂上計文書不改也

舉書

多張文簿

計簿也

校簿

諸葛

亮常自校簿揚顯直入諫曰為理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云云亮謝之

**增**

夜省文書

吳志滕

肩為太常白日接賓客夜間省文書

牒訴控惚

孔稚圭北山移文云敲扑喧囂煩其慮牒訴控惚

惚擾其懷

不署誓牒

孔帖曰襄王熅僭號迫羣臣作誓牒考功員外郎王徽托手弱卒不肯署

簡牘盈前

韋應物詩云束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

詔獎丁謂

玉海云

景德會計錄詔獎之以其書付秘閣凡六卷一

簿書

戶賦

二郡縣三課入四歲用五祿食六雜記

填委

蘇軾詩云簿書填委入充堂

造貢籍成

國良造貢籍成上之

### 簿書四

**增**判唐宋全節對造帳籍判曰國之彞倫資於版籍儻

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徵兵編戶失業粉榆暫別  
蓬籜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矜百姓之流蕩廢  
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  
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弊之規徒徇隨時之義  
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今歷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

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撫實欲施小惠亂我大猷  
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頓昧通途爰  
叩兩端敢申獨見

要會一

**增**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更名其山  
曰會稽 周禮曰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  
又曰小宰六敘五曰以敘受其會 又曰八成八曰  
聽出入以要會月終受羣吏之要 又曰職歲掌賦出  
以待會計而考之注助司會鉤考辟吏之計 又曰內宰歲終則會  
內人之稍食 又曰縣正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又曰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又曰大司徒以

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以土計貢稅之法 又曰鄉師大役

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

空之辟以逆其役事注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 又曰小司徒

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

之大夫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簡閱民數

及財物也 又曰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左傳曰戎

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注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玉海曰衛宏漢舊

儀朝會上計律常以正月旦受羣臣朝賀天下郡國奉

計最貢獻 又曰元狩二年上谷太守郝賢坐計謾免

政術部 要會

師古曰計

簿欺謾

又曰司馬談為太史公

注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

相上丞

又曰黃龍元年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

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 後漢書曰大鴻臚郡國上計屬焉郡國常以春行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曰太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 桓譚新論曰

漢百姓賦斂一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於都內為禁錢 北史蘇綽傳曰牧守令長非通六

典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玉海曰柳冕疏聖唐稽古天

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

尚書省 唐書曰天寶元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

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

帳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

十萬九千八百 玉海曰元和間中書奏三司錢物至

年終各具所入所用數分爲兩狀以二月間奏 又曰

崔伯易曰以皇祐之書較景德之錄雖增田三十四萬

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 又曰祥符三年召近臣

觀書于龍圖閣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朝

用江淮歲運米四十萬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今

府庫充實倉庾盈衍上曰民康俗阜誠賴天地宗廟降



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 又曰祥符會計錄  
九年林特上凡三十卷詔獎之仍付祕閣特前為三司  
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  
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萬一千九百三  
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  
三十三縣絲鞵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  
六茶鹽酒稅權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 又曰  
慶曆元年詔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帝時及天聖初帳  
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又曰張方平  
曰慶曆五年諸路監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增三

數倍以上 又曰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錄六卷詔獎諭內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一千餘萬 又曰熙寧七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較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戶口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歲校增虧以能否爲黜陟故有是命 又曰元祐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用裁

省 又曰靖國元年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  
已往之費不可追未然之費所宜會

### 要會二

**原辟名**

**經費**

謂文簿不實也 經常也

**聽出入**

**考財用**

周禮小宰

以八成經邦治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要會計最簿書也  
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財用物必考于司會歲終會計

**羣吏正成**

**三公受計**

小宰宰夫之職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

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不  
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漢書 嚴助奉計最

**張蒼遷計相**

嚴助願奉三年計最最凡要也 張蒼  
遷為計相注計簿籍也蕭何令蒼以列

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也

**稽以簿書**

**辨其名物**

**增稍食**

**行**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稍食歲終會行事

**掌皮**

**典泉**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裘庖

人掌皮典絲典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管子曰歲

一言者君也時省者

比要

簡稽

周禮曰小司徒大

相也月稽者官也

晏子

王稽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二

昭王拜王稽河東

會入出

計中否

周禮曰大府歲

則計其占之中否

考治成

會政事

上詳第一條

歲終令六鄉之

較出入

會盈虧

玉海曰皇祐二年

臣都知王守惠右司

諫陳升之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

賦出入之數以開又曰嘉祐三年詔三司每歲上天

下歲賦之數自今三

願復置

宜復修

玉海曰嘉祐

歲會其盈虧以聞馬光言民既困而倉廩府庫又虛為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省浮冗而省

用之願復置總計使之官使

能欺上府

自稱太守

政術部

詳第一條

要會

王海曰貢禹言武帝時郡國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後漢書曰建武十四年越雋人

任貴自稱太趙壹獨捐裴諝不對後漢書曰趙壹守遣使奉計

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延置上座問西方事王海曰

裴諝拜河東鹽鐵使入計問詔獎丁謂上嘉田況權酷利歲出幾何諝不對

王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獎之以其書付秘閣又曰皇祐二年田況為三司使以今財賦所

入多于景德其歲所出又多于所入因撰皇祐會計錄略依丁謂所述集成六卷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

為準上互相關鍵總為揭貼陸贄奏議曰唐制總嘉之

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

王海曰乾道四年度支郎趙不敵言今歲內外支用之數大繁五千五百萬緡有奇賦入分隸于戶部之五

司支用悉經度支臣置為都籍會計稟元封至泰山名總為揭貼請付本曹自茲歲一易之

太初祠后土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至泰山祠高祖明堂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又

曰太初元年祠后土還受計于甘泉注受郡國所上計簿

崔仁師口陳

王彥威

面奏

唐書曰崔仁師遷度支郎中口陳移用費數千萬詔杜正倫持簿使對唱無一謬太宗奇之又曰

王彥威開成初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常見太宗面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自典計司按

見管錢提文簿皆量入為出軍國所用隨色占費終歲無毫釐差因上古額圖

出納奇贏披

籍可見

盈虛登耗指掌可分

玉海曰大觀中河北漕臣任諒著河北根本錄

凡戶口升降官吏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皆披籍可見又曰宣和七年兩浙運副程昌弼奏漕司以計

度經費為職臣分別科目使盈虛登耗之數可指諸掌請詔臣編纂宣和兩浙會計總錄頒之郡縣從之

### 要會三

增會稽

史記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計也

原考成

周禮以參互考曰成

受會

周禮官聯以會邦治宰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

受質

歲之成受質

會計

周禮司會聽其會計

會財

會算致事簿于君

稽事

校簿稽事

**增**聽其會計

周禮云天官司會掌典法則書契版圖之貳聽其會計

贊會

又曰職幣

以式法贊會事

日入月入

又云酒正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

唯王

不會

玉海云天官言歲終則會者十一唯王及后世子之膳禽王及后之飲酒服王之裘與皮事不會

歲終會政

又云州長黨正族師遂大夫鄙師歲終會政

納其餘

周禮云泉府歲

終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會計其政

又云各人歲終會計其政

盟書

又云大司寇盟

書司會受其貳藏之

命其屬

又云小司寇命其屬入會

典路

又云典路鄭注云漢朝上

計律陳屬車於庭

歲會統月要月要統日成

玉海云易氏曰冢宰天官之長

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天官之貳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屬也旬終正日成

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考其全  
會之欲其詳也歲會以統月要月要以統日成  
總

網舉目

又云尊者總其綱卑者舉其目

**原質成**

禮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戒受

質質于百官百官各以其成質于三官三官以百官之  
成質于天子然後成歲事制國用注成計會要也質平

也平其計也歲事歲

**增收擴**

魯語云收擴而烝納要也注因祭祀以納五穀

之計也計一歲之用

**原不從中覆**

漢書云李牧軍市之租

不以時舉

詳前

**增集課錄**

急就篇云潁川臨淮集課錄注諸郡各上其計總會京師次其名錄

計

文不改

玉海云石慶元封四年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唯吏多私征求無已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今

流民愈多

計帳戶籍

唐六典云一歲一造計帳三年

戶部總

度支掌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支調之

三月四時

又云比部京師倉庫三月一諸司諸使京都四時會于尚書省

錢帛

政術部

謂監領

要會



芻糧

玉海云慶曆會計錄二卷慶曆三年三司具在京出納及十九路錢帛芻糧之數

官吏

與兵及天下賦入

又云至和元年知諫院范鎮言願詔大臣考求祖宗朝廷天聖中官吏與

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節之焉

鈎考中外帳籍

又云元豐官制行釐其事歸比

部參掌鈎考中外帳籍之事

五者既具

蘇轍元祐會稽錄敘云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其

別有五者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進五曰經費五者既具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若內藏右曹

之積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

須恢復後

玉海云淳熙六年臣

僚請為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為此錄緣取民太重色目太多若遽闕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乃可盡除之

德化一

**增**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

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

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  
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  
之君 左傳曰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謂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謂  
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經濟類編曰倪寬爲左內史奏開六輔渠

定水令以廣漑田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故  
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  
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緇屬不絕課更以最  
韓愈集序曰扶風馬公總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

鎮其地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億心疲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 續問奇類林曰明道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常從明道假其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

### 德化二

**原**先訓

自責

魏霸字喬卿為鉅鹿掾吏有過先訓之不改乃罷之或稱他吏之長以激之皆

懷慙息訟著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皆慙悔

韓延壽接待下吏約誓明

著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皆慙悔

知足

用情

司徒掌十二教教民以度教節則人知足以俗教安則

民不偷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情用格心捉耳書格其非心劉矩字叔方為榮丘

之以忿悉可忍縣官不可入和解諦思吳祐為膠東相有訟者

其德自後爭訟省息杜畿字伯侯為河東守風動

有訟者為陳大義令歸諦思之自後少有訟者

變詩雨之教答訟主寢訕上田叔為魯相初到

矣民胥效矣答之曰主非爾主邪主聞之大慚而還財也劉愔字

貞長為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援款曰居下訕

上服道也上雖不君下陳和睦譬禍福強難治趙

不可失禮寢而不問廣漢患其俗朋黨乃搆會史人令相告評由是為俗人

多讐怨及韓延壽為潁川欲改更之示以禮讓乃名郡

政術部

政術部

德化

三

名香字季智為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覽驚曰我  
近過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寡養孤  
何肆意一朝欲致此子于不義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  
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卒成

數五教

設四誠

書敬敷五教在寬秦懿  
伯為山陽守以禮教人為

設四誠以定交親長幼之禮  
導教化者擢為鄉三老也

仰如日月

潤同江海

荀氏傳云藐為榆次令為政有德鳳集其境  
王隱晉書應舉為南平守郡人歌之云

蒲鞭相

恥葦杖示刑

漢書劉寬為南陽守愛  
民如子陳思王賦

願借寇君

乞留董和

東觀漢紀寇恂為潁川守賊不入境車駕南  
征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

一年蜀志董和為成都令縣界豪強憚和嚴法說劉  
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

人子臯為縑

唐尊赭衣

成人有兄死不為縑子臯  
為宰乃為縑王莽太傅

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下車  
以赭汚其衣莽悅封平化侯

庫車悉高

偽物皆棄

史孫叔敖為相王以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相曰令  
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閭里使高相乘車皆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數歲民悉高其相不教而化  
川人感延壽化賣偶車馬下里偽於者皆棄之市道  
頰

化民成俗

敬教勸學

由學化民成俗其必

閉閣思過

省俸助婚

韓延壽為馮翊令有昆弟訟田者髮鉗謝罪

以田相移任誕為九真守詳太守

學者比鄒魯

諸生執俎豆

文翁化蜀

教人讀書學者比於鄒魯

韓延壽為潁川人家

導

以德齊以禮

性相近習相遠

論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取且格言人同

稟五常之性過舍相近但所習異漸積而相去遠也

鬻羔豚不飾賈

銷金石

不累日

史孔子與聞政之三月鬻羔豚者不飾賈路不拾遺公孫弘曰虎豹馬牛禽獸不可制也及

教訓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月銷金石者不累日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

木石之類哉期年而  
變臣弘尚竊遲之也

風俗和平囹圄空虛吏民富

實獄訟止息

新序云子產相鄭七年而敎宣風行國無刑人漢書龔遂為渤海躬率以儉勸民

務農 **增** 袞衣

儒服 孔叢子曰孔子相魯魯人謗曰麤表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麤裘投之

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冊府元龜曰于邵為巴州刺史時

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為盜數千百人來蜀州城邵遣使說諭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無疑

降之 **示** 無疑阻 **明** 其敎令

冊府元龜曰唐田留安武德中為魏州總管劉

黑闥之亂也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凡諸守將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

事者無間疎遠皆至臥內由是人情遂固又曰令狐楚穆宗時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卒驕悍累逐主附

穆弘以重法繩之莫革其性楚 **何** 必刑法 **無** 不感

以仁惠明其敎令人遂從化 **泣** 彙苑詳注曰陸象先為劔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貞諫曰民慢且無畏矣答曰政在治之而已

何必刑法以樹威乎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彰義節度  
招撫等使既平淮揚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  
其心未安度笑而荅曰元惡就擒蔡先驅以歸中  
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

道而逃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為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

卒不願去屯于境上楚聞之即疾驅赴鎮潰卒已次城

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兵士遂弛弓釋甲

用之先驅以歸又曰陽城德宗時為道州刺史以家

人法為理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請讓

遣判官崔某往案之崔承命野無遺寇人不帶劍

不辭載妻子以行中道而逃野無遺寇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

郡慕化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中烏鳴哺父母府中諸

吏皆孝友冊府元龜曰晉馮揮為靈州節度使清岡

土橋之間皆氏羌俗剽掠行旅揮加以恩惠質以義信

自是人都不帶縱之見母冊府元龜曰呂

劍道不拾遺冊府元龜曰呂

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闔獄囚囚曰某有母在明日元正

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及期無後

政術部

綱鑑類事卷一百一十五

德化

三



至者又曰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當其罪臨

名囚悉令歸家耕種至時

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不取小魚 果格猛獸

子曰季子治宜父巫馬期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

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

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冊府元龜曰唐元德

秀為魯山令部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為

暴盜自陳願殺猛獸以自贖德秀始相慈愛 咸自

破械出之翌日果格猛獸而還

款服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

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

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又曰後

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

咸盡還領訟事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隔或

諫曰何自善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

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 德化三

原

觀民設教

德博化光

易並

化馳如神

既見君子

德音孔膠

雨雪漙漙

見睍曰消

詩並毛

飛鴉好音

翻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甚懷我好音注鴉改音俞惡人從化

汝墳遵化

詩序汝墳道化

行也文王之化行于汝墳之國

違命從好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注言人不從上命從上所好也

爾惟風下民惟草

政由俗革

道有升降

書

入其國其教可知

禮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論語

以寬服民

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養之以仁

敬之以禮

新序子夏云子產相鄭牧民云云

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

挈

史記云子產相鄭一年豎子云云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

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

小人不為非

新序云

市不預賈

子產

政術部

司監頁

德化

道不拾遺

韓子子產相鄭五年云云

及於寬政

春秋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

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云云

施道教民上下和洽

史記孫叔敖

惠在愛民

家語子游問孔子

鄴有聖令為史公

呂氏春秋魏襄王時史起

為鄴令瀉南生稻梁也

子產治單父民不忍欺

史記風俗移人

漢刑法志

民有訟者移病思過

漢書韓延壽為東郡三年

延壽守東

郡民不忍欺

漢書韓延壽

吏民向化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罪無重

囚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治獄八年

田者讓畔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益部耆舊傳

因其迹

黃霸代韓延壽為潁川因其迹而大理

天下無冤民

漢書于定國為廷尉

戍卒願留一年以贖太守罪

漢書魏相為河南太守人

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千三百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

衛卒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德

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

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業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

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

為太中大夫

不言而治

漢書原涉為谷口令不言而治

德者化所

由興

說苑云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奏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

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

王政化之為貴

又說苑詳論政

撫以恩信

後漢蔡彤為遼東守撫夷狄以

恩信皆畏而愛之

口無惡言

漢書卓茂遷密令

伏其化

卓茂字子康為密令

人遺吏米肉而訟之茂曰遺人之物情也不當彊耳人服其化

為政寬恕

後漢魏霸守鉅鹿以

簡樸寬恕為政

仁化

後漢劉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

遣徒斂親果還入獄

後漢鍾離意傳意為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遣

徒歸家應期而還

陳留書舊傳傳虞為細陽令

小人

知恥

蔡邕胡伯始碑文云

狗吠不驚

華嶠後漢書岑熙為東郡太守

我有枳

棘岑君伐之我有蚌賊岑君過之

後漢岑熙為東郡守民歌云云

生

男字吳

後漢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以械自繫祐知長未有子即移

安丘逮長妻使同宿遂懷孕至冬盡行

刑齧指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生男名駱會稽

典錄

駱駿以江為字

江作為守民感其德生子以江為字

吏有相訴閉閣

自責

吳祐

休囚於家

陳留風俗傳云家焦為小黃令

放囚歸家

臨淄令放

囚如期而至

政唯仁簡

後漢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漢官

儀曰四行敦厚質

一郡慕化

益部者舊傳云張霸為會稽守

老少

攀車

東觀漢記第五倫為會稽守代到百姓攀車以留之

吏民攀轅

華陽國志嚴遵為揚

州牧遷去吏

老弱號哭

後漢侯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莽敗霸保固自守卒

全一郡更始微霸老弱相携號哭遮

五夷號哭

續漢書種

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使君

百姓揮涕

陳留風俗傳

王侯泣涕

後漢

班超傳超被徵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刺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

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

篤義多恩

典略云趙喜為平原守百

姓為

賴遇賢令彭子陽

謝承後漢書海賊欲向郡太守請彭循守吳令

桑

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東觀漢記張堪為漁陽太守教

種作民

百姓歌來暮

東觀漢記庶范為蜀郡守

巷路歌來晚

後漢

政術部

德化

賈琮傳曰舊交阻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  
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  
故吏民怨叛有司舉琮為文阻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  
斂過重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  
撫荒散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  
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男名賈男女

名賈女

謝承後漢書賈彪補  
新安長養子數千

亭長請罪

魯恭字仲康  
為中牟令亭

長借牛不還人訟之恭令還再三  
不從恭欲解印吏人泣亭長請罪

兄弟感悔

許荆為  
桂陽守

行春到耒陽民有蔣均兄弟爭財荆乃對之歎曰教化  
不行罪在太守乃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悔求受  
罪

姦吏復職

高柔字文惠為管城長姦  
吏聞名引去台令復職

恩化

魏志  
劉馥

為揚州刺史空城  
建立恩化大行

遺粟繫樹

魏志桓階為  
趙郡太守

民服德

化宿惡奔迸

吳錄王鐔曲阿  
人為武城長

以孟為字

吳志孟宗為  
豫章守民感

其德是時生子故名云

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吳錄云  
王鐔字

世容為武城  
長人歌云云

政清民和

晉中興書諸葛恢為會稽守二年政清民和

生

為立祠

晉書荀勗為安陽令

百姓愛之

又云鄭柔廣平守

市無二賈

王隱晉書甘卓為相州刺史

以仁為首以惠為先

劉梁碑云君遷桂陽太守班序

以正云云

**增**南土美之

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之歌曰後世無叛由杜公

海沂之康

又曰王祥為徐州刺史政化大行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耆老中坐

流涕

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破銅券與盟

又曰應詹為南平太守時武陵溪蠻並反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

哺

乳我

梁書始興王憺為安西將軍還朝民歌曰何時復來哺乳我

前兄後弟

又曰夏侯

夔為豫州刺史兄曹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大鄭小鄭

北史北齊

鄭道昭為兖州刺史子述祖又為之

案得百姓清德

政術部

詞苑頁

德化



頌又曰張晏之行北徐州事御史下察州郡至北徐惟  
得百姓所製清德頌數篇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遷兖州曲堤羣盜屏跡又曰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郡  
刺史

羣盜多萃於此舊語曰寧渡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  
世良至盜奔他境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

屏跡易田改鞭又曰後周崔謙為濟北太守公田多沃  
而己人頌崔府君

恩化古者所無罷漁獵郤丁庸又裴俠為河北郡  
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為也悉罷之又有了三十人供

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  
為世

規矩于公之後有于次武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為  
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

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

清鄉安定隋書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  
相州刺史民頌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

樊安不殺非時草唐書顏游秦為廡州刺史時劉黑  
定

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頗有道性行  
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峴爲京兆尹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兩災出爲長沙郡  
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  
峴

德化四

**增碑**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

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  
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  
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  
其鄉里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  
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

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  
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  
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  
孝

**稽**

墓誌明梁潛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曰擢知

龍陽州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穉至號泣於道不  
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  
於侯侯撫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  
訟者兩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  
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